

Nº 0000148

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一年

(乙 种 本)

中 央 档 案 馆

浙 江 省 档 案 馆

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乙种本)

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一年

中央档案馆

浙江省档案馆

一九八九年十月

编辑说明

一、按照编辑《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有关规定，我们将浙江党组织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至今尚有一定保密程度的文件，单独汇编一册，作为乙种本，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使用。编入这本文集的文件资料，原件均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内，我们按原件刊印。

二、编入本文集的文件，均保持原有的面貌和风格，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了若干订正；明显的错字、漏字，编者将正字改加于后，并加“〔 〕”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看不清的人名、地名以“△”代之；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三、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但某些文件，如“省委报告第一号”，则直接改为“中共浙江省委报告第一号”，不再加注。

四、本文集按年月顺序排列。

五、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使用本文集的同志指正。

目 录

一九二七年

团浙江省委弹劾夏曦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1)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卓砍石自杀事件的经过及处理意见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4)

夏曦对团省委的弹劾给中央的申辩书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0)

一九二八年

近庄汇报关押在杭州公安局拘留所同志的情况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 (23)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信

——回答中央来信提出的关于处分硕勋的情况及交通问题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 (29)

一九二九年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党团组织被破坏、同志被捕的经过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 (35)

刘峻山就浙江党被破坏经过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 (38)

周时涓报告杭州、宁波、海门等地 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形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八日)…………… (43)

郑馨给中央的报告

——杭州几个同志被捕的经过及杭州、浙南、
浙西等地的工作报告

(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45)

一九三〇年

宁波柴水香的报告

——被捕的经过、狱中的情况、个人的要求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71)

中共杭州市委给中央的信

——康平被反动派收买，请中央注意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85)

建德叛党分子一览表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86)

一九三一年

王国桢给中央的报告

——浙南暴动失败后目前党组织的状况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 (89)

团浙江省委弹劾夏曦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①

保和兄：

兹转上浙江 C·Y 省委来信一封，请审阅。

宗钰 十二月十九日

我们自来浙负责工作后，对于破烂不堪之浙省工作，迄今已较有眉目。但目下省委最感困难者，除缺乏人才外，厥惟党团关系之恶劣。

因此 C·Y 全体省委对于 C·P 省委负责人夏曦同志，不得不提出严重的弹劾，望兄予以切实解决。现把夏同志的错误之点，据我们所知道而有确实的证据者，胪举如下：

(1) 夏同志过去的工作犯有极大的错误。他本是湖南的负责人，“马日事变”发生后，他即提倡负责同志分批逃走，把工人群众及我们的组织置之不顾。因之，工人群众咸欲得彼而甘心。但党中央不但不予以处分，反重付以重要工作，这是很使我们不解的。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2) 杭方事变，他并未得会议通过，私自逃沪。

(3) 前次因浙省政治环境十分恶劣，他即坚持省委在沪办公，其理由是因为可以“安全些”，这是他“马变”心理之第二次表现。

(4) 根本怀疑团的存在：

a.赞成取消派主张（李求实主张）。直至 C·Y 扩大会议决议告他后，他还〔对〕斫石说，他的观念是不妨存在的。

b.主张减低少年先锋队的年龄，其意以为应与儿童团性质相似。

c.他说：“只要是党员我们就可以调”（自然没有明说可以随便调）。

d.怀疑 C·Y 扩大会议决议（关于党团问题及政治任务）。

e.关于分化问题，主张已经入党的二十三（岁）以下的青年，只要党部认为在工作上有留党的必要，便可不分化给团。团只要有这么一个组织的形式便够了（例如他说“已经加入党的，大家是为革命工作，何必再行分化给团”）。

f.有意维持过去式的党团关系（如由 C·Y 起草关于党团关系之联合通告，故意压制讨论）。

g.不肯负责解决事情，反而从中挑拨同志间感情（如兰芳、本厚硬要斫石经费问题）。

h.不信任团有单独的领导，理由是机会主义的标准

解释不同，恐怕团的独立的政治意识之发展。

以上不过是略举几事，俱是事实，不敢捏造。如此懦却无能以及带有很深的机会主义色彩的人，何能负此重职？现我们的意见，如果不给以严重的处分，最低限度，应把他调开浙江。因为不如此，党团关系始终是个障碍，希望兄有恺（凯）切的解决！即致

敬礼！

浙江省 C·Y 全体省委

十二月十七日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卓砍石自杀事件的经过及处理意见*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①

中央局诸同志:

本月十三日晚上，C·Y省委书记卓砍石同志突然吞火柴自杀。这件事情在党的纪律上讲，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件事情的内容，还包含着各方面很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一天不弄清楚，浙江党与团的工作即受着很坏的影响，一天也不能很顺利的向前进步。因此，我们愿将这件事情的经过、推测与我们的意见，负责向你们报告，并希望你们对于这件事情，与C·Y中央共同予以圆满的解决。

I. 自杀的经过。当二月之前，砍石同志遭杭州下层同志的反对愤而辞职返家的时候，砍石同志对卓兰芳同志表示他对于党的怀疑，他深憾在杭州一天到晚与白面书生（指城市的学生同志）胡闹为没有意义。同时他在乡村农民群众的环境中间，受到了革命的刺激，于是又表示他从此要改变从前的工作方向。他愿意与兰芳同

①此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志共同做农运，积极的准备奉化的农民武装暴动，死也不愿再到杭州去做上层工作。不久，王嘉谟同志适从杭州到甬，来准备浙东暴动，于是我们开了一次会，通过了一个计划，并决定嘉谟同志到温台一带去，兰芳同志到奉化、宁海一带去，砍石同志留守宁波兼指挥就近各县，如上虞、姚北、鄞县……等处的暴动。那时砍石适在乡间的亲戚处筹到四百多元的经费，我们即决定将这项经费去买械，准备浙东暴动的武装。会议完毕，嘉谟、兰芳分头出发。砍石不久也离宁波到中央，与省委去讨论计划并携款去买枪械，说明至多一星期可回。不幸嘉谟同志在温州被捕，又不料砍石同志也竟一去不返，杳无信息，几近一月。直至省委改造；迁至宁波，砍石同志始先期派人持械二杆（\$90）^①到宁波，兼招兰芳来沪开会（兰芳不在，由甬市委书记沈本厚代出席）。当砍石回宁波之后，沈本厚同志曾与他为购械的款项问题冲突了一次。砍石同志很激烈的表示款是他筹到的，他有支配权。本月十二日，兰芳同志由奉化来甬，下午夏曦同志即邀砍石、兰芳二同志非正式的开了一次会。在会议中间，为了调一个中学同志到慈溪去调查工作的问题，砍石同志很意气地就闹起党与团的关系问题来。说夏曦不懂得组织，破坏了组织，并提起湖南的马日事变，说夏曦是机会主义者。因此闹了许多时

①此数字原注在旁边。

候。当时兰芳与沈本厚二同志的意见，以为过去犯了机会主义的不一定不能纠正，夏曦同志在浙江如犯了这种错误，当然要批评，现在不能将人家过去的错误来攻击人家现在的地位。大概那时砍石同志就有这样一个观念，误会兰芳、本厚二同志党的意识太浓，故意偏袒夏曦与他为难。次日（十三日）上午，砍石、兰芳、本厚适在一处，兰芳责问砍石二事：（1）前次离甬后杳如黄鹤，做工作太不负责了；（2）这许多经费只买了二杆东西，费九十元钱，其余的钱不能由他个人去独裁支配用途。当然他有许多自是其是的话。关于第二点，他开了一批支出的账要我们审查。据他自己的账看，尚有五十元余剩。兰芳要他将五十元余款拿出来去买械，他争执着要充中学省委经费。这样双方激争了许多时候。兰芳批评他的结论是“移用暴动的经费到他自己所领导的机关里去，再证之他前次离甬不返，对于暴动工作不负责任，显然证明他对于武装暴动这一政策没有执行的决心，他便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以为兰芳挖苦了他，很愤愤地。那天午后二三点钟，他突然在我们的机关里吞火柴图尽，夏曦同志苦劝良久，卒无效果。晚间五时，兰芳从外面回来，经苦劝许多时候，始勉强送入医院里就医，过了一夜，始获全愈。当时砍石同志的言论，完全失了常态。他说全人类没有希望。他自认自杀是反革命，反正全人类没有希望，他不需要革命，他愿做反革命者。这种言论直到十五日的大中学省委联席会

中他还公然自认不讳。

II. 对于砍石同志自杀事件的推测。据砍石同志自己所说的自杀原因，是为了兰芳同志等对他不能了解，因而他觉得人类没有希望，革命也没有希望。然而我们觉得，他自杀的原因是另外有一种作用的，这个作用便含有恐吓的性质。第一，他自杀不向偏僻无人看见的地方去，偏偏要在党的重要机关里撒娇般的寻死觅活。第二，据医生测验的结果，他所吃的火柴并不多量，所以药性经过几个钟头没有发生作用。另外，我们须得说明的，他以自杀恐吓的并不是为了党，其对象乃是恋爱问题，他想以此去恐吓他的情敌（也是同志），同时以自杀手段去向情人表示他的爱之坚强，以引起情人对他更深的好感。现在须得说一说他的恋爱问题的经过，去证明他的自杀是含有恐吓的性质。现任宁波县委常委之一，担任农运的吴承章同志，过去也负市委的农委主任的重任。因宁波的机关不易建立，市委因之要吴同志的夫人玉英搬在一起住（因为没有女眷，不能租屋），做市委的机关。吴同志是一个忠实肯负责任的同志，过去的工作很努力。砍石同志初次到市委的机关去，即蓄意向吴同志的夫人玉英进攻，诱以重利，并以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为其进攻的资料。几天以内，即成事实，且在吴同志前公开的实行胁迫，说吴同志如不答应，他即不做工作。后来 C·Y 中央要派砍石同志到北方去，他也为了舍不得玉英，故意饰词要求回到浙江来。到了宁波以

后，每天要费很多的时间，在市委机关里与玉英亲密。吴成章同志非常忠厚，自觉已经五年和美满的家庭发生这种事情，而不能与砍石争胜，只有消极的怠工与寻自杀（曾在夫人前以刀刺颈）。砍石明知吴同志的态度，因而颇有恋爱前途不能十分称意之虑。当砍石同志未自杀之前，他竟公开的跟了玉英到吴同志的岳母家去。其时适吴同志也在岳母家，砍石同志即在吴同志的岳母家里大声说做人没有趣味，要自杀。态度之失常，很象一个疯子。吴同志劝其回来，他一定要玉英陪他回家。他向吴同志恐吓，如你也跟了来时，我在路上要喊你是C·P，现在我反革命了，什么都不管。玉英陪他到吴同志家里后（即市委机关，那时省委办公处未找到，夏曦同志也在此处），他即吞火柴自杀，夏曦、玉英解释，他都不听，只是发狂般在机关里期待最后的一瞬之到临。他也不顾机关要发生问题（破露）。

所以我们很可明了，砍石同志自杀之原因，至少大部分为了恋爱问题，而带有恐吓性的，不过借题发挥而已。

Ⅲ. 砍石同志自杀事件与党的影响。第一，自经过这次事件后，吴同志已决意携女眷到乡间去专做农运，党的好好的一个机关被破了；第二，砍石同志对外的宣传一定是说他的自杀是因为党与团的关系太不好的缘故。十五日大中学省委联席会中，砍石同志当在开始讨论这问题的时候，即以冷笑的口吻说“党团的关系太好

了！”这样无异说他的自杀党应负责。如果这种宣传扩大，一定要引起许多团的同志对党不满的浓厚意识，这样，浙江党与团的关系一辈子也弄不好。此外的影响当然很多，不过这二点是最重要的，砍石同志应该负责。

IV. 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与我们的意见。十五日大中学省委联席会议特为这事提出讨论，结果二点有一致的决议，即：（1）自杀事件与党团关系问题没有关系；（2）恋爱须不妨害革命。对于砍石同志的处分问题，中学诸同志因顾虑工作需人才，予以警告的处分，俾其仍可担任工作；大学诸同志以为只〔至〕少须留党察看；但为工作起见，不妨仍令其担任某一部分工作，C·Y 省委书记的职任必须取消。中学诸同志对于留党察看处分也同意，不过也为工作起见，也有惜才的意思。最后，由大学诸同志提议，砍石同志是 C·Y 的中央委员兼省委书记，同时又是 C·P 省委委员，联席会不愿解决此事，可由大中学省委各自向中央提出意见，由两个中央去共同解决。这个提议一致通过。

现在，我们很希望你们很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浙省委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夏曦对团省委的弹劾 给中央的申辩书*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①

中央常委：

自弼时同志到开，听他说 C·Y 省委已向中央控告我，我才知道有弹劾案这回事，比即要 C·Y 省委将原文抄来，但我比即答复；关于弹劾个人另作书面答复，报告中央核办。关于抗议反对工作采取你们决议之精神，我很接受。就是说我们应加倍努力，但有许多不是事实，我们应得解释，而且希望 C·Y 负责人有许多事事先在党的负责人说，以免事后责备我并且责备他即是党的省委之一，他更应担党的工作共同负责。时去□□当时颇有争论。我说，以免责□我说现在党有省委常委只有我一个人，你们的抗议应负责任，所以我个人不能解决此问题，现在还是把目前工作商量如何做。至抗议所□□的答复，指事实，得待省委有召集会议审查，关于县委者交县委查明答复。比即于二十七日下午二时开了一个会议，C·Y 到坎名〔石〕、吉平，党到我及

①此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县委书记。我将党全盘情形做了一个报告，略有讨论。至二十九日又开了一次联席会议，把团与党工作又讨论了。现在党省委定于一月五早□开扩大会议。关于抗议问题及党团关系问题、弹劾问题，在我以个人资格答复弹劾关于省委之一部同时，并指示这些事实之原因及各方错误报告中央，请中央审核。

一.关于弹劾我个人者。

1.过去在湘的错误：我自经入党，在湘工作六年，都在党的省委或团的省委为负责人之一。说我做了许多错误，我当然有的，但也有同志恭维□□□□□会主义程度特别高，我却不敢承认。总括说一句我是幼稚的党的一个党员，过去的工作都是在那里乱撞，固然有些机会主义，但也有些非机会主义。他们既未举多的事实，这不是不必详说。他们所举事实说：马日事变发生，我即提倡负责同志分批逃走，把工人群众及我们组织置之不顾，因之工人群众□欲□□而甘心等□马日事变，错误非常之大。我当时是新任省委书记，我当然为负责人之人，但他们所举都不合事实。第一，分批逃走是湖南省委在二十日有一个会议决定，此会我不参加，我在二十日下午六时许到省委机关就听说已经议决，分三批走，我为第一批。本来此时省委约了开会，但到会的仅维□与我以及常委秘书同志。当时大家仓惶说有什么讨论，我只知□我决定走为□□□□□就赶快回家料理，至二十一日晨我就走了。我走时曾经□□□□□□□省

委□□□我们□□□□这些人都是省委决定第一批走的。我为党团书记应该通知□□经过分批逃走是大的错误，但不是我提倡的，也不是我决定的，这也是事实。至于有些同志，二十一日仍在省城，这是因为二十一日得知夏斗处〔寅〕溃退河南打□的□□，所以又复出头露面了。我早晨走了，不知道这些消息。第二，分批走时曾经决定由数同志组织临时省委，对于组织完全不顾□□□事实。总之马日事变之溃散，是大的错误。我为负责人之一，我应负责任，至于罪在夏某一人，我实不敢当。听说湖省同志□□□□这些同志马日事变的错误也应负责的，在汉时以马日事变的错误专归咎于我，大肆攻击，这我也无话可说。我的回答是：因马日错误而枪毙我，我都无悔□□希望与我同罪的同志们，努力带罪图功而已。这个本与浙 C·Y 省委弹劾无关，我不过就此机会说说。至于说中央没有处分而反派工作，这是应由中央负责，我不必答复。

2.“杭州事变，他□未得会议通过，私自逃沪。”

马日事变后，我□□六日始赴沪。赴沪的原因：

(1) 中央要我到沪报告；(2) 省委定在沪开会。我到沪时曾组织了临时县委，曾通知负责同志，何得谓为私逃。至杭州事变后省委到沪开会，在杭□有开会。这会原因是省委委员只有三人，就是云龙^①、少怀、

^①疑为“电龙”之误，下同。

我。云龙尚在沪，少怀已逃，中央又要我赴沪，所以在沪开会。(3) 在杭之候补委员马、徐、林三同志均难□在□行动，且机关均已破获，很难开会，所以一切均由我一人在那里调度。

3. 说我坚持省委在沪办公为了安全些，“这是马日事变心理之第二次表现”。我曾经主张浙省委机关设沪，因沪对于浙省为中心，与浙南浙北均有轮船及火车直通上海，同时上海为安全，后来也同意上海□□□□□□□□□□也赞成到宁波。此是事实之经过。我曾经说：省委机关在上海，技术工作很便利，常委经常须有三人在外巡视，尤须时到宁波、杭州。因此说，我主张在沪因安全是理由之一。为了机关的安全这是事实。但何以我个人不会在外巡视，不会被派赴杭州、宁波，而有长住上海的资格，而说是我替自己打算呢？说机关安全不应顾及，为什么又由杭州移宁波呢？是可知机关安全也应顾到。

4. “根本怀疑团的存在”问题。

A. “赞成取消派主张（李术（求）实主张）。直至 C·Y 扩大会议决议□□后，他还对砍石说观念不妨的在□”。□□在上海时期的 C·Y 扩大会议尚未开会，有一天砍石对我说，现在团内有二派主张：1. 是取消团，在党设青年部；2. 团的工作青年□□团□□五十岁人亦可加入 Y；党好，服从党的政治指导；党坏，则团做第二党。我问他是何〔哪〕种主张？他说他□是第三

种，并且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主张，少年队的代表也如此主张，原因党是机会主义的，现在九个政委有七人是机会主义。我当时说：反机会主义要到党内反，不应形成团与党的冲突。他说到少年团队代表也如此主张。我说除非团队有这样一个策略，否则在原则上是不应该的。他问我的主张，我说在四种主张，我是赞成第二种，是团要青年化。他说，你主张团只需做文化工作吗？我说青年工作不限于文化工作，青年有经济斗争，不过□青衣很难有特殊的争斗。我又说我主张 C·Y 年龄减低点。后来他是□□扩大会议决定年龄增高，而且团可以领导一切工作。我说我的观念不主张团代党□□及 C·Y 年龄减低还存在。这是这一段事实的经过。这段事实：第一，我并没有主张取消团；第二，我主张团青年化，并不是主张团只做文化工作。

C.“他说只要是党员，我们就可以调”（自然□□□□可以随便的调）。这是在有一次党的会议上，因为要调一个同志（代某）去到某县巡视，砍石就说□团派去兼管党的事。我说他是党员，我们就可以调（我当时并不明了这代同志是 C·Y 县委委员），为什么一定要团调兼管党的事，比如你砍石党要调时，也可以调的。砍石就大发牢骚，说第三国际都不能调他。我比即声明，调时当然须得团的同意，声明数次，砍石一口咬定说我破坏团的组织。我当时请求会议决定“此问题我是否在此会议中破坏团的组织□”，当时兰芳、本厚均不□□认

我有此罪。此事就作一结束。此事之经过情形如此，我既主张调人须得同意，为什么说可以随便调，说我没明说，为什么知道有此心事。我只是在还未明了代同志是团的县委之时，主张党可以调他，不必如砍石所说“由团调他兼管党的任务”就是了。

D.“怀疑 C·Y 扩大会决议（关于党团问题及政治任务）”。C·Y 扩大会决议案，直至十八九×有一次党与团开联席会议，他们才给我看。我当时在会场曾朗读一次，读完后，要大家讨论。我说我对此决议没有不同的意见，只是关于政治指导一点，我的意见，还须补充明确的规定，如果仅仅说党是——机会主义或力量薄弱的地方，团可以单独领导，这是不够的。第一，恐怕因此团和党意见不同时，便藉口此点冲突；第二，恐怕团因此即有离开□党不管党的倾向。我主张遇了此种情形，团应从速报告上级机关改组党，并在当地帮助党的改造；同时团的单独政治行动，应该是例外，不可看做经常的。关于此点，弼时同志告诉我说团的扩大决议案，亦有此缺点，所以在通告上详细说明。据此，我的意见不算是罪过。

E.又对于分化问题，“主张已经入党的二（十）三岁以下的青年，只要党部认为在工作上有留党的必要的，便可以不分化给团，团只要有这么一个形成〔式〕就够了”。我的主张是如此□□党团分化，由下级党部双方开会决定。分化以年龄及工作需要为标准，并不是说只

要党部决定而不管团的意见。斫石说，青年已加入党的不退回团，是不对的。我说只要团有了组织便可发展。而他便把我的话修改为“只要团有组织的形式”，以人人于罪，不知何意。

F.“有意维持过去式的党团关系，如 C·Y 起草关于党团之联合通告，故意压置讨论”。

在上海时，党曾要斫石起草一个通告，他起的完全是原则方面。当时大家意见：原则方面的中央有，这个用不着。就没有用。这事不是我个人负责的，而且也没有错。在宁波，团又起草一个，那天因为我须早退席（有别的会议），我主张下次讨论。其后，再开会时，便讨论了。后来须修改文字，恰好我生病了，大约缓了三、四天才修改好，说我故意压置并非事实。

G.“不肯负责解决事情，反而从中挑拨同志间感情（如兰芳、本厚硬要斫石经费问题）”。兰芳、本厚向斫石要钱，自有兰芳、本厚负责，说我挑拨，不知何所根据？说我不肯负责解决事情，不知何所□□如说钱事，斫石请省委查账，我的意见：1.此事与省委无关，省委不必查数；2.你们如发生了问题，可具体提出，省委再解决；3.你们过去做事不注意手续，所以才发生争论，以后应注意；4.余款五十元交奉化用。当时大家同意，斫石说还须 C·Y 同意，我说可以。此事如此。

“不信团有单独的领导，理由是机会主义的标准解释不同，恐怕团的独立的政治意识的发展”。此事想系

D 项的问题，已于 D 项答复□。

5. 我不知何事实，我无从答复。

现在我就他们抄来的原文，逐项答复了。现在总括来说，1. 我过去在湘有错误，我不否认，但事实不是如他们所举。(2)、(3) 两项均不合事实，而且团省委何以过去不提出，直至一个月后才提出？(3) 我并不根本怀疑团的存在，而且对团的工作很重视（往后再说）。那没（么），为什么有此弹劾案？宁波、上海间都有此传说，说我和砍石闹得不可开交。宁波一些同志说党与团关系不好，就因闹意气 and 关系不好吗？我敢说，我毫无私人意气。弼时到后，团开会议，我提出“党与团关系，究有哪些不好，如果我和砍石闹，不应该影响工作。”当时大家也没实际问题提出。现在从事实看来，(1) 砍石和我曾经闹过；(2) 砍石曾有自杀的事；(3) 党要处分砍石，取消其书记职务；(4) 团省委要处分我、弹劾我，要我离开浙江。这四件事，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几件事，大家如看做是私人意气，党与团关系不好，这样模糊的解释是还不够的。现在要考查这些事实中谁应该负责任的，谁有那些错误。依我个人的观察是如此的：

(一) 在我和砍石的争论是应该的，在这些争论中，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我并没有错误的行为，在我更无私人意气之争。

(二) 砍石自杀，他自己当时曾声明与我无关，当

时他自己告我是与本厚、兰芳闹了而有此举。后来我们才发觉是因恋爱事，且含有恐吓爱人的丈夫的性质。至于说自杀，是因党与团的关系，这是在第三天会议上的藉口。

(三) 我主张处分砍石，全系站在党的立场，理由是：一.自杀；二.对团的政治指导不正确（暴动问题，党团关系问题）。

(四) C·Y 省委之弹劾，多半根据砍石之报告，砍石实为有意诬陷。C·Y 省委其他同志（曹、张二人）亦失于不考查事实。尤其错误的，是不当面通知，不将弹劾文抄送，不知是何用意？据我想或者是他们误会了“以为我主张处分砍石是破坏团”的作用。

(五) 这些事实之发生，砍石要负责任。一.自杀因为恋爱，更因自杀影响党的机关，而且恐吓某同志，要在街上指出他是 C·P□这些事都不能推到党团关系上；二.砍石第二党倾向至今未完全消灭，举出数事：1.在上海所拟 C·Y 工作计划，主张少年先锋队可以代替农军，主张团□吸收成年农民入团。我当时曾指出仍有第二党倾向。2.他屡次说，团有一切独立性，又在许多文字上都写 C·P、C·Y 共同领导中国革命，好象过去团兵共同领导之说一样。3.最近此间发传单，宣传广州暴动事件，是 P、Y 共同署名的，县委疏忽，没有印此□传单，C·Y 省委发觉后，补做一个，他竟不署党的名义。三.他故意攻击我个人。在沪时，即对本

厚说我是机会主义分子，□□他对某同志说不要我住在其家，说我如何不好；看到兰芳，□就攻击我。这些都是事实。

(六) 至于我呢？我因为过去的错误，不能得到同志的信任，而且又不能适宜的指导，取得团的省委的信任，这自然是我的缺点。因此，我向党请求，退出省委工作，做点下层工作，以免贻误党务。

(七) 至于浙江党的省委对团的指导，虽不能说健全，但在上海以至到宁波，党的省委曾经两次讨论团的问题，在此曾开联席会议三次，每次会议，都互派代表出席。只是党与团的工作都在刚刚开始，党的省委力量又非常薄弱，所以不能对团有如何多的帮助。

浙江全省除杭州、宁波、遂昌外，许多地方团没有建立自己的组织，党与团成混合的状态，更说不到团深入群众，因此团的同志找不到自己的出路而发生许多怨望。在此状态之下，如果使团依旧混合于党或附属党，这是非常大的错误。如果只想把党的青年党员分化出来以增加团的力量，而且空谈团来领导一切，或只是天天说党团关系不好，结果会造成党与团的纠纷。因此我主张团应该从□“建立团自己的组织，深入青年群众参加一切斗争”。这才是团的主要任务，党应该尽量帮助团达到此任务，这才是改造党与团关系方法。此意见是否错误，也请中央审核。

再者关于 C·Y 省委抗议，我个人的意见如此：

(1) 对浙江全省暴动的意见，我曾经本着中央的指示向 C·Y 省委说过，但他们总不相信我们，总以为我们不流入军事投机，便流于取消暴动，所以他们说“还保存此项意见”。我们并没有要他们取消何项与党不同的意见，不知他们为何有保存之必要。(2) 他们说“东忠义乡、余姚、慈溪农民朝夕等待命令暴动”，而省委不去积极准备，“三北代表大会不是讨论暴动的”。事实是如此：奉化忠义乡、余姚、慈溪之北乡，党员颇多，但农民群众的煽动与□组织均没有，军事技术准备也没有，哪里有朝夕等待命令暴动之事？但是省委仍要这两处准备暴动，召集代表大会，就是〔开〕会讨论暴动（这有负责人及公函可证），怎么说不是讨论暴动的会议。但是中学省委一方面说农民朝夕待令，一方面说代表会议不是讨论暴动，完全是空造事实，故意倾陷。

三、省委常委在□的，只我一人，我又□□在病中。自从九号到二十六这十余天，对于奉化、三北两方工作，均有指示；对于宁海、镇海、定海、泉山，^①均曾派人去；对于岗山、^②绍兴、诸暨、杭州工作，均曾派人及通讯；对于宁波工作，曾经出席各种会议及活动分子会。如中学省委所提（1）（3）两项已经是如此做。军械和军事人才，曾经屡次向中央要求，省委自己

①疑是“象山”之误。

②疑是“萧山”之误。

无法解决，由中学军事科训练一批干部，这当然很好，但也不能应暴动急需。

四、宁县委非常疲弱，这是事实。但党报□曾经分散，农运负责同志亦时常下乡，传单缓印，中学县委应负大部分责任，团的省委均没有详细考查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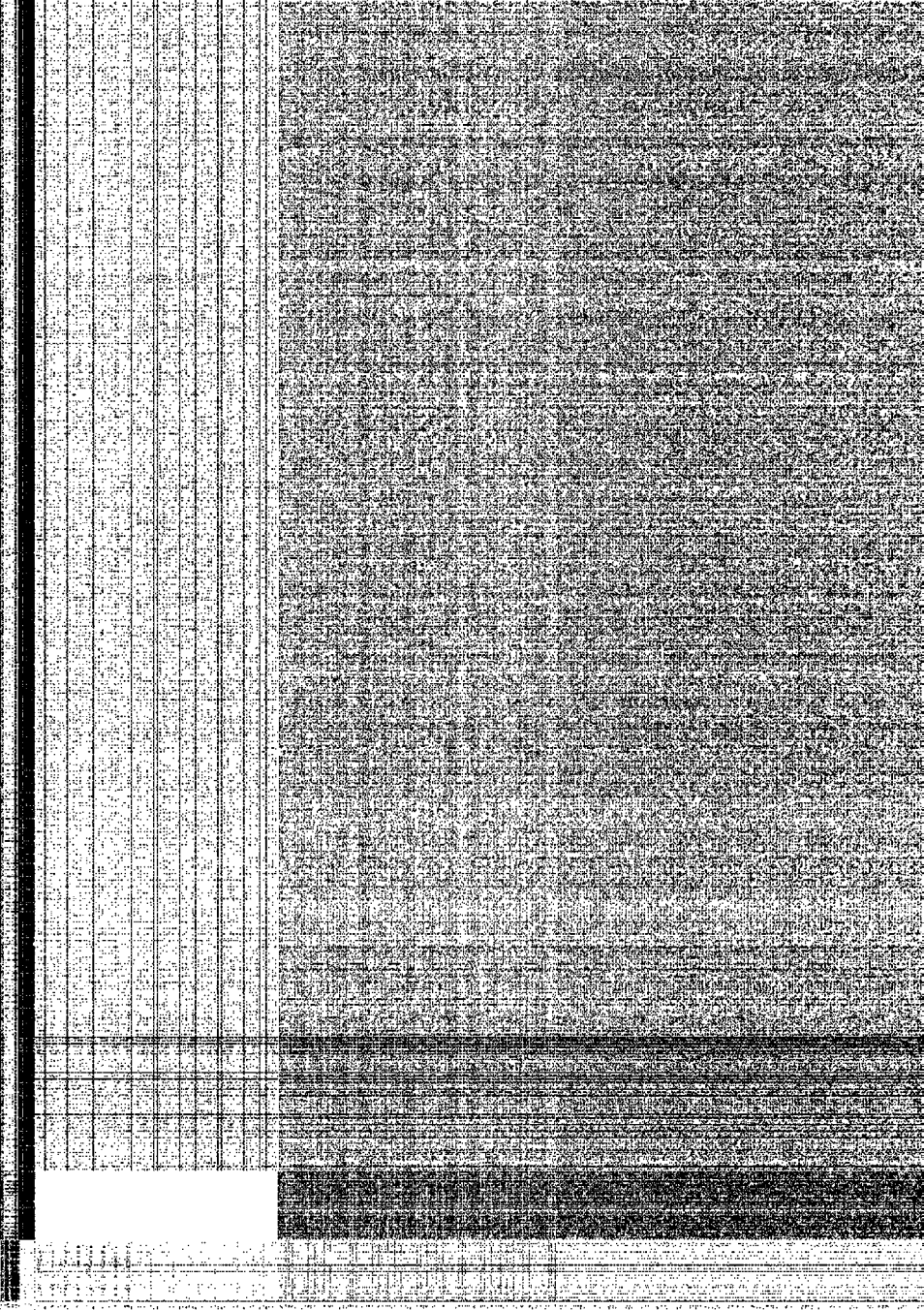
五.我个人意见，党的工作，须加倍努力，因此对团的抗议精神，我是接收，但也要指出中学省委的错误是他们全不考察事实，尤其是砍石不站在党的省委方面，时常和我商量，而只是用团的省委地位来抗议，且明知事实不是这样而故意诬陷。自然因为省委常委只我一人，我又病在医院，不能时时去找他，是一个原因。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弹劾案抗议以及党团关系、处分砍石问题、我和砍石争论问题的报告和意见，请中央详为指斥，但我得知所□□改悔，同时向中央请求我辞去浙江省委工作，在浙江或他处的更下层的工作。

家瑞

十二月二十九日

(按中央档案油印稿刊印)



近庄汇报关押在杭州公安局 拘留所同志的情况*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

均兄：

弟现已归来，谨将此行经过陈述于左^①：

一、弟系九日至杭，至后即往晤燕士等。初不得见，旋改访所长（拘留所的），述以来意（谓系此地禁烟局长叶再鸣先生，为杨成朋友，渠知杨乃招冤枉，嘱我来狱探其详细，要为他保释——都是假话），即得往见。见后知燕等系九人同拘一室，燕并暗示逃事作罢。因现渠等已“禁看”，情形较严重，而且外间戒备也严，是计实有弄巧反拙之虞。惟渠嘱弟至（真的）叶处一行，看叶态度说话。因彼谓，据两次特审结果看去，并不如何危险，惟现浙省西山与黄埔派暗斗甚烈，西山派即将他去，若黄埔派一旦握掌一切，此项积案一经清理，必属危险（因渠赴浙时，携有照相册一本，上贴他自己的许多像，现已为省党部清党科取去）。缘现所欲

^①原件系竖写，故称如左。

夺取省党部之诸人，如贺衷寒辈，皆为其在孙文主义学会时，最熟识之人，而且他们以杨引之死，得杨显之（即燕士）即足补偿其恨。

二、当晚我即会叶，渠表示极冷漠，惟一再申言，必为弟等秘密。最后则谓，弟能赴南京一行，与何海（第一总指挥部副官长）、王淑芳（秘书长）商，尤善。并谓彼等对于我们的主义，极表同情，惟手段则不赞成。弟略与之辩，彼则频摇其头。次日并迁其住处，不到局办公，避我再往。

三、后，则得彼之表示，谓燕既无证据，决无危险，并当代催特庭早为判决。

四、得上结果后，我又往见燕，详告之，并嘱其答复我下列之各项（通问之法，系以写就之件，藏于活动铅笔管内，借故请其记上叶之住处，及请书某君之住址时而授之，并告下次往见时，即以还我。答件，即如我办法）：

- (1) 怎样被捕？
- (2) 如何对付审讯？
- (3) 将来的推断。
- (4) 现后要求于学校的。

（末了，并曾代表学校向他们致深诚的敬意。）

得到的答复如下：

(1) 要求：此后经常每人每月四元日用费，能买绒衫袜子大家用更好。

(2) 推测：史学章、钱独罕情节较重，惟目前尚无生命危险。余则难说。

(3) 希望：大家均识清志定，请在外同学努力。并勿念！

(4) 附达：陆军监狱押二百人，公安局优待室押四十人，模范监狱押五十人，拘留所三十人，计三百余人。

陆、模两处不能用钱，生活很苦。请注意，下面是被捕的情形及捕后对付审讯的：

姓名	被捕 时 日	被捕 地 点	情形及原因	口 供
孙仲田	十二月 十 日	西湖 饭店	因史学章被捕 搜出文件所致 (受刑两次)	上海人，三六岁，业洋 货，三月间由王亭介绍入 济会，任买物等事。
赵晋先	同	同	同(受刑 只一次)	安徽人，二七岁，十月由 黄国华介绍入济难会，此 来系送钱。
杨 成	同	同	同(同)	四川人，十八岁，美术学 生来杭白相，余均不知。
史学章	同	西牌楼 三二号	因三二号 已破获	承认 C·Y，八月来杭任 抄写，店员职工会秘书， 杭县常委。
钱独罕	同	西湖 饭店	同沈资田* (受刑两次)	被捕前一日来杭，友人约 我到西湖饭店谈话(但有 军委谨据)。

姓名	被捕时 日	被捕地 点	情形及原因	口 供
徐进仁	同	同	同上 (受刑三次)	住西牌楼三二号，未加入 C·P (但杭县常委证据已 被搜出)。

* 沈资田，他们并未告诉他的情形，大概是沈仲田的误笔。

郑 桐	十二月 十日	所 住 机 关	被张文烈同学 反动告发 (受 刑三次)	未承认加入，但证据太 多。
周玉山	十二月 十日	赵衙弄 十 号	同郑，有文 件一包。	否认加入。
郑积善	同	在宿舍	史学章供出	因无证据，未承认一切。
朱致中	阴 历 十 月 十二日	在江干	葛汉臣供出	承认江干交通。
孙小山	十一月 一日	袁正和 工 厂	罢 工	尚未正式审讯。
吴宝生	同	庆 成 工 厂	同	同
高企农	十一月 三日		张文烈反动供 出	始终未承认。
王祖良		(商专 学生)	罢课被捕	搜出证据，无法否认。

以下五人，全因 C·Y 名单破获被捕：

李世珍，江干负责人

张祯祥，虎林工人

徐振华，虎林工人

王鸣皋，虎林工人

何国干，同上

——全部否认，非C·Y——

注：（一）上列十九人，均拘押于公安局拘留所。

（二）同日被捕之九人，先分押，现拘一室，余则不知。

（三）史学章、钱独罕、徐进仁、郑桐四人，特审二次时，已决移拘陆军监狱，但至昨晨止，仍留原处。

（四）郑桐受刑过重，现时咯血。

（五）此结果，系四次探得。

（六）通问原件，在杭焚去，另一部份，乃系对话时暗在袖中记下者。

（七）现能将所得者都记出，系在日报、杂志上用符号标下之故。

五、因终止逃遁计划，携往之款，其处理变更如下：

A、第二次见燕士交彼五十元（九人共用）。

B、买了十元的东西送去，食物、玩物（棋子、棋谱）、信封信纸、小说等。

C、送了所长一点礼物，并给为渠等传书人两元，共去五元。

D、十一日燕士着狱丁来取去百元。

E、我用了二五元，除往来车资及旅店住食费外，买了一件马褂子（要去找人，故不能不观瞻一点）。

F、昨晚到时，住了一夜的旅店——因感到直接回寓欠妥，化了一元。

以上六项，共用百九十一元，现剩二十九元。

六、附条：

A、王若飞君住之桃源坊，杨普通函告我，而我并未得到该函，请告王君注意。

B、张文烈率警捕到他们后，出以香烟、点心等物相饷，并谓，实非愿与大众为难，因公安局限其每日至少须捕五人。

C、前由张志渊君代筹付之二百元，已为该所长、巡长所吞分，不便追问。然以此故，他们每日每人多得半碗饭吃，这可算是两百元的结果了。

D、张君代筹之款，燕士嘱转达，请速归还。

至弟不待第三次审讯后即归来，因不知何日始审，久待无益，且燕士甚盼弟赴宁一行，冀早有结果。惟必须赴宁与否，须待第三次特审后，并推断有否希望始能决定。上述一切，祈加指示！

近庄

十七、一、十三。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信

——回答中央来信提出的关于处分

硕勋的情况及交通问题*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①

中共：

你们来信中关于硕勋同志的处分与交通事件这两个问题，现在我们将事实报告你们：

(一) 你们对于我们的处置，以为是很奇怪的，说是前后矛盾。其实这正是我们对于每个同志应有的态度。硕勋同志他最初坚决的要赴莫求学，我们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不许他的请求，但因他说中央（弼时同志）曾在口头上允许他过的。虽然我们感觉得硕勋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性太浓厚，以为中央曾与他有素约，不妨给他请假十天，一面我们要求中央注意浙江的工作，对硕勋同志的求学问题加以考虑。我们曾将此意见函告你们。其后兰芳同志赴沪，见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对兰芳的答复是“中央何曾允许他过，省委连这小事都不能断然解决，要推诿到中央身上来，还怎么指导全省的工作？中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央不来解决这一问题，你们自己去解决。硕勋真的不肯接受决议离开工作，你们撤职也可以，即开除也可以”。兰芳依照你们的意见，即赴硕勋同志的寓所，告诉他以中央的意见，要他打断求学的念头，和兰芳一同回浙工作。当时硕勋对中央的处置表示不满，最后说要等中央信给他后再作夺定。兰芳那时看他已不高兴再回浙江工作，因此回校后即在常委会中讨论把他撤职，理由是个性太强，不站在工作的观点上着想，不肯受党的决议，离开省委的工作。当时即由秘书处写信投告你们。过了一二天，硕勋同志和刘同志峻山同道来浙。我们同硕勋同志谈话，问他这次来杭是否已经打断赴莫求学念头，安心来浙工作，抑是另有问题？他说是他对中央这次的解决，始终认为不满意，不过目前大约难动身的时候还是他愿来浙工作，俟一月后或二月后赴莫的时机到来再说，否则他的身体本来也不好，他尽可提出辞职，免得将来贻误。他当时问省委对他意见怎样？当时兰芳即直告他，因为我们认为他还是老态度，还是不安心工作，短时期的工作我们索性不需要他，还是要给他以撤职的处分。不过同时兰芳又告他：“我们的确需要你在此工作，只要你抛弃求学成见，安心工作，我们是取消撤职处分的”。当时硕勋含着苦笑说：“这样，就让你撤职好了”。经过这次谈话后，硕勋有一天多没有同我们来谈话。第二天晚上，他才非常苦闷的和兰芳谈话，说：“这一天多我非常痛苦，你们要强我不许有赴

莫求学的要求，要我接受条件方要我作工，我的确很难答复。我欺骗你们吗？是我不应且不愿的；我接受你们的条件吗？我心里实在不能放弃我想求学的意思。但一定说我怎样不安心工作，那也未见得。我在此一日，我安心的做一日工作，决不会时时刻刻动摇而妨害工作的。这过去的事实你们应该知道，现在你们这样勉强我，几乎使我没有办法”。当时兰芳看他的态度非常沉痛和恳切，而且他的意思是不愿因此而离开党的，虽然他不能把求学的念头完全打消，因此答应他再加讨论。后来常委讨论结果，认为硕勋同志对党的态度始终是忠实的，而且求学的念头虽有亦不若当时之浓厚，我们使一个同志因此而离开党，在他自己不愿离开党表示得非常诚恳的时候，是不应该的。因此一面决议取消撤职的处分，一面还要口头警告他要安心工作，逐渐把赴莫求学念头打消。这个决议，硕勋同志接受了，所以我们将此决议由秘书处函告你们。这是经过的事实。我们相信这样处置是不会有什麼错误的，不过你们不明了这中间的经过情形，所以要觉得前后矛盾太厉害。再，你们的来信中述及我们撤职硕勋的理由内有“自由行动”字样。硕勋认为前次请假来沪是经过省委允许的，不是自由行动。这点我们认为对的。前次撤职的报告未经常委审查，由秘书处迳寄，我们或者在字句间有错误的地方，特在此附带声明。

(二) 关于中央与省委的交通问题，前次兰芳在沪

难道我们必须专设交通一人，每星期专来上海一次，而不许我们在不妨害一星期来往沪杭一次的条件之下，有些节省经费的办法？我们的意见：

(1) 问，我们的交通处是否对于你们送文件有不方便？要搬到租界处租房子是很容易的！(2) 还是你们根本不愿意，是必须要我们一星期到你地方来拿一次？那就请你们将你们拿文件的地方告诉我们交通人员。以上二点请你们指示明白。至于是否能每星期来往沪杭一次，那可□我们负责。至于七月份起交通的经济责任，还是要你们负担。

一切请即与张三钰同志面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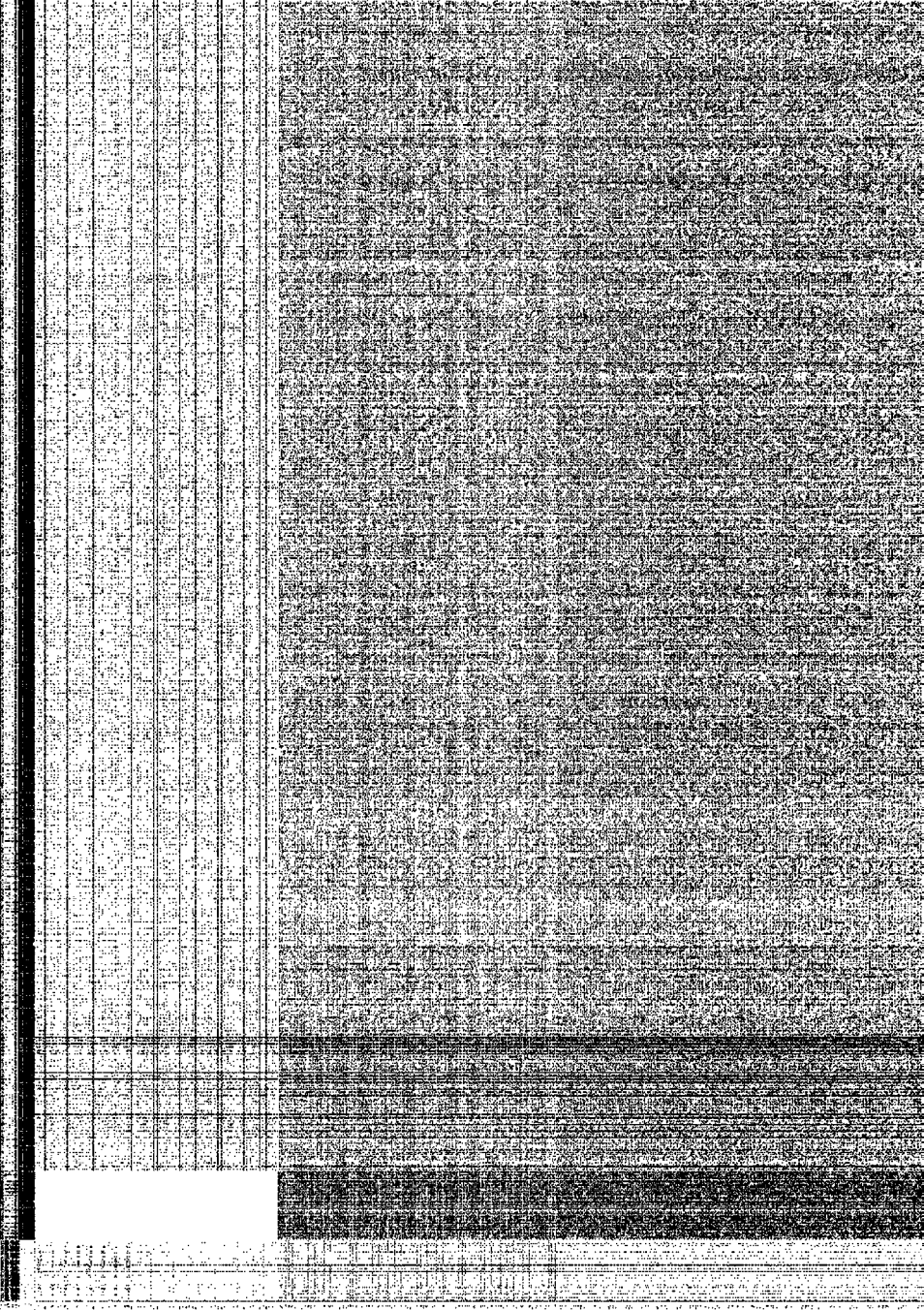
浙省委

八月十三日

浙省委给中央的信

1. 处置硕勋同志的经过
2. 交通往返问题^①

^①此三行文字原写在信的背面，笔迹与原文不同。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党团组织被破坏、

同志被捕的经过*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①

中央：

彭同志昨日已返沪，此间情形，当已告知。关于扩大会经过及决案内容，正修改起草中，准备给兄一详情书面报告。但日来此间忽发生严重问题，给我们工作以重大打击，故不能不快函报告。

1.白色恐怖加紧，党团破坏扩大。党扩大会开会之夜，团省委书记袁同志、常委钱志康、团印刷支部数同志，及党的宁波代表章寿松②，均相继被捕。大会后一日，湖州县委书记邱福祥同志失踪，至今无下落（恐亦捕了，因邱寓处宁波代表曾与他同寓一晚）。今日，又有便衣军警带同钱志康在街上捕人之事发生，并闻将带同他清查旅馆与寄宿舍。现在已否捕得人去，尚无从确实证明，但是幸而我们业已知道，通知各方注意。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②疑是笔误，应为“章松寿”。

2.破坏扩大原因之推测。远因是由于冬防中敌人对我们的侦查加紧，近因是由一支部同志捕去供出钱志康，钱志康供出袁，党的宁波代表当晚与钱同宿，故于捕钱时亦同时捕去。

3.钱志康反动之原因。钱是一印刷工人，青年工人，去年曾代表浙江团去莫出席团全国五次大会，回国后参加浙江团省委，对党团观念本不清楚，工作尤不积极。最近他的父亲兄弟等均已牵连被捕，因此他本人不肯牺牲，同时又为救父亲兄弟，故乃自首告密，此即其反动之原因。

4.在此种情况之下，我们所处的困难和危险是：

(1) 党省委工作人员除后来的省委（如罗、康平）及秘书处工作人员外，大半是为钱所认识。杭州地方不大，全市几个重大地方是往来必经之路，我们如果出来活动，则必不能逃出他的范围，如果不出来活动则工作又将停顿。

(2) 省委目前无一个机关，仅有一秘书处可勉强用，各同志大半住在旅馆和寄宿舍内，如果他们带同来查，则大半不能幸免。但如果要建立机关，则不特找房子、找保人、无家眷等条件不能解决，而且根本也成为大问题，总共现在存洋不到六十元。

(3) 六十元建立一个机关也不容易。

目前这两个问题是予我们工作上的重大打击，如不迅速设法设法解决，使之消灭下去，应付下去，则扩大

会的一切问题还是不能丝毫传递下去。

5.对钱之反动，我们除了消极防备外，还没有积极的办法。但是，消极防备是不够的，虽然不够，却又无办法。不过，现在我们以为要免再继续更大的破坏和牺牲，我们以为：（1）将在此不能出外活动的同志调到外地巡视，暂时离开杭州，或是兄处另派一二人来调换一二人到他地工作。（2）潭秋望即来，以便好在杭工作。（3）经费问题，我们托彭同志口头转达请求补助之校费一百元，一月份工费一百五十元，望接信后即刻着人送来，以便开始一切工作之改进。（4）租房子的家眷，兄处可以派人，望派给一女同志来。

此信接到后，对我们要求的问题兄意如何？对钱之反动更有若何好的应付方法？统望火速见告，至盼至盼！

来信请仍着交通送来，款亦交其带来。

其余问题下次再有详细报告。

再：中学现在仅有常委一人，且已去嘉兴，是否发生问题还不得而知，只余一秘书长，一切工作无法进行，望即转告中学中央，迅派人来负责。

浙省委

一月二十日

刘峻山就浙江党被破坏经过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①

中央：

恩兄来和我谈话，要我写些关于浙江党破坏的情形及个人的感想。但我所得的材料，是从浙省几次来人的口中零碎得到一点，不很详细。现在就所知道的报告你们：

一、被破坏的原因及其经过。

有个 C·Y 的常委名钱志康，原系民国日报馆工人，现在已脱离了该报馆工作而仍住在里面，因此该馆中人即有些怀疑。此次宁波的代表章松寿来参加省扩大会，亦住在钱处，该馆中人即由怀疑而臆断他们是 C·P。同时还有个王印川原来亦为该馆工人，现在别家做工而仍住在该报馆，亦有对他怀疑者。因此该馆中人即去报告，说有 C·P 份子某某等住在馆中，军警旋来逮捕。王见势不对逃走了，时钱章二人尚在睡梦中未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起，即不问情由，用锁镣把他们拷着拉去。

捕去后，便施拷打，钱受不住，便说我招了。于是首先带到 C·Y 书记裘古怀住处（是一个寄宿舍）去捕人。裘本不知道，自然就逮。其他的机关，钱大概知道了，此后便日在马路中或公共场所（我们平常碰头的地方）带着便衣侦探梭巡捕人。

湖州代表邱福祥被捕去，他为人极畏怯，亦受不起刑法，就招出湖州的机关。在搜查湖州机关当中，破获了通信处。中间有个与省委的通信处是盐运使陈庆亨转，该县知事便立电省报告，省方接电，便立派军警包围该署捕人，一时断绝交通（人只准进署，不许出署），陈亦因此就逮。湖州方面损失情形如何，不知。

章松寿在第二天（也许是过了几天）招出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已经准备开完扩大会就不用了。扩大会只定开二天，即在人被捕后一天开完了，所以等军警去包围时，无所获，家俱已搬出了部份，损失不很大。他是否供出了宁波方面的机关，此时尚不知道。

二、破坏中的损失及对于工作上的影响。

除上面已经知道捕去了的一外，尚有因梭巡而捕去了三四个丝织工人同志。此外，C·Y 方面及做房子保的店铺及该店负责的同志的损失情形不详。

自问题发生后，常委诸人白天不敢外出，已失去活动能力。同时因徐之调开去外地巡视，卓之不告而去

(此时是卓任秘书长，为常委间交通的关键)，罗又被派来沪接洽，一时竟至失去联络，因此又发生李石心自动离杭来沪，而接着徐英来信中央说李失迹。客观环境恶劣，而指导机关一时又解体，所以杭州的工作差不多全部停顿。只有康平比较的能够活动，所以他所负责的兵运部份工作，尚能够继续进行。对于各地的关系，因交通问题，一时也陷于中断的形态。C·Y的工作怕也是处于同样的地位。

三、我对此次破坏的感想。

自然，此次浙江党的破坏不是偶然的、单独的，而是整个的叛变自首的表现中之一部份。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没有真实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以及坚强的阶级意识和明确的政治观念。此外原因，我以为是：(1) 近于形式主义。钱志康入团的历史不久，观念很幼稚，同时于工作和斗争上亦无若何表现，只因他这次参加了六次代表大会回来，又因为他是个工人，所以就马上提拔他参加省的常委，并不是经过了一个相当时期的工作和斗争中的表现去提拔起来的，多多少少是有点形式主义的精神。(2) 不注意预防。钱在工作上和行动上表现不很好已非一日，C·Y省委似乎不很注意对他。同时，裘的住处也很随随便便，知道的人很多了，尤其是象钱这样的态度，都不换一个住址（本来寄宿舍掉换一个，是非常便易的事），更秘密些起来。象今天这样的被叛徒带人临门捕去，至于牺牲，不能不说是有点冤冤

枉枉。(3) 白色恐怖。浙江的党团虽然在过去遭受过破坏，以及在政治上表现上几次的暴动（盲动主义），但并未受过很大的损失和压迫，像两湖那样的屠杀，更是没有过。因此，整个的党没有在白色恐怖之下抵抗过，锻炼过，自然有事临头，便吃不下，为了要苟全性命，便不能免于“我招了”。

四、结论。

我们今后须注意之点：

1.主要的是要努力创造真实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加紧党的政治训练，才能够反映着坚强的阶级意识，而不至于发生叛党自首的叛徒。

2.要实现改造党和创造布尔扎维克党的口号，各级指导机关，无疑的要多参加工人份子，阶级意识更坚强起来，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却要注意在提拔工农份子的口号下，蹈于形式主义的错误。

3.加紧注意秘密工作。党的组织固然要严密起来，即使一切的日常生活，也应尽可能的去适应环境，技术上要格外注意。如负责的住处和各种机关，除极少数必要知道的负责人外，其他的人不必令其知道；通信地址，宜用很好的方法留底，使别人拿去没有作用；不用了的，马上毁去；各种表格名单的填写和保存，通通要特别慎重等等。关于这次 C·Y 更要特别注意。

4.特别加紧城市工作，领导工人日常斗争。乡村斗

争能和城市斗争相适应，汇合而成为广大的群众斗争，这样才能够抵抗以至于消灭白色恐怖。

峻山

二月七日

周时渭报告杭州、宁波、海门等地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形*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八日)

就是此次杭州破获之情形，自一月十五日 C·P 省委第一天开扩大会议，至晚散会后，到九点钟的时候，由 C·Y 西湖区委委员钱志康同志在崇文印刷社内逮捕，同时同睡的宁波 C·P 代表章松寿同志（出席省委扩大会议）一并捕去。至十六日，由钱志康供出了一个 C·Y 省委代理书记裘同志，又被捕。关系省委之扩大会议，毫无影响，开至十六日晚闭幕。

又，十九晚十一点钟的时候，忽然 C·P 杭州市丝织第二支部马锦达及杨际云二同志由首先被捕，再十二点钟捕去三人，均以丝织第二支部的同志。后至三点半钟，由公安局派巡察大队二十余名至城站下羊市街姚园寺巷全昶里，将第七家周时渭（延）所住的市委机关围住，肃立无声，只有一人叩门。但我真睡在梦中之际，只听得房东叫周先生有朋友叩门，不〔忽〕然我睡在梦中的人被房东叫醒了，尽〔静〕默听了一回，果有人叩门。此是〔时〕我就疑惑起来了，就是将单小衫裤起床

至前窗偷看，就见了二十余名兵士将门前围住，即转身由前楼走到后楼，从后窗爬出，直爬了三十余间房子，到了大有利电灯公司里面匿住。至二十日晨有公安局巡察大队到该电灯公司搜查三次，未见始息。但我匿至将午之时方出，往马锦达处，况知丝织被破一个支部。但此次 C·P 杭州市丝织被破之原因，从何发生，尚未详细知道，亦没有人反动。关于省委本身问题，毫无影响。不过在这几日内，形势紧急，并已（由）被捕的同志领路指点，因此对于一切的人不敢在外跑走，大略如此。

关系宁波代表章松寿（宁波县委书记）被捕后，当由省委派陈常和前往宁波接任章松寿之职。但陈同志抵宁波后即刻逮捕，已解省。并章松寿供出宁波机关多处，现已破获，所捕人数亦无知道。

海门只破一个机关，逮捕一人，逃走一人。

湖州逮捕十余人，现已解省，是何团体及破获机关情形，亦无知道。

周时渭（即延）报告

一九二九、二、十八。

郑馨给中央的报告

——杭州几个同志被捕的经过
及杭州、浙南、浙西等地的工作报告*

(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①

这两月来杭州市同志被捕的经过

罗、康被捕，所有省委文件都给敌人检去，其中有一纸铁路工人同志名单。省府不去捕人，令个红人做专探共党的侦探，这是反动的楼子才对我们说的。楼子才是一个摇旗的工人，在笕桥站，他和我及康平都谈过话，自入党以来尚积极，所以经过这次破坏，我们是无疑的去找他，这工人 Y 老朱也和谈过数次话。因为 Y 铁路没有线索，我这次到杭州就到笕桥去找他，他没有在那摇旗的地方，住的地方也没有在，于是在笕桥开伤兵支部会即返杭。

“五卅”，党决定之青×梁子才发生关系，老朱也去。因为笕桥伤兵支部于工作都很积极而有作用的，所以省府对笕桥都很注意。

①此日期是文件戳记上的。

“五卅”，省府侦探到笕桥去，和子青、老朱同时下车，都去找子才。那侦探问子才：这两个是什么人？子才：是朋友。一方面，子才即令之青、老朱快走，之青、老朱就跑路回来。没有几天，子才向老朱私人借五元钱。过去子才问我们借钱是有借有还的——都是私人，他也知道我们是很苦的。老朱复他一函，说很穷，想制衣服也借不成，实在没有钱借你，并说我以后和你不发生关系，意思是以后只党和你发生关系，Y不来了。我当时就说老朱这信这样写会使人误会。子才的反动是受省府逼迫，一方面是老朱这信令他误会促成。没有几天，子才到城里来，途遇老朱（还有一个姓陈的Y市委和老朱相伴走的），邀老朱谈话，老朱从此就没有回来。老朱住的地方有油印品，就招出Y交通房是他的住所，Y交通老周也因之被捕。这是六月一号的事。

二日，艮山门行李房赵刚和工务房工人王兰被捕。报载上海有两箱反动书籍装到艮山门被检查到，知赵、王是共党通讯员，所以被捕。我这次来，知道上海没有邮去，这是反动派捏造起来的。赵、王被捕也是子才告密。赵、王是共党，路工都知道的，不过这两人过去表现的十分不好。我和谈话，他们说铁路工人已经训练得很好，不必开会；说杭州白色恐怖利害，现在不必去做，等红军到了兰溪而后做还赶得上。从此党就不与发生关系。

罗、康被捕，时常写信着人送出来。要钱、要衣服、要鞋、要书，以及一切另碎。市委给他们十元，第二次罗的同乡魏特给十元，市委做两套小衣给他俩，因为济会分文没有。市委令济会和他俩发生关系。因为魏特快要走了，送信的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他们时常有秘密的信交他送出——明写的。魏特在医专毕业，十五日十一时要离开杭州，要求市委给介绍信。十五那天我参加 Y 会，之青送信给他。这信不是我送，就须子青送，因为此间没有普通同志来的通信处。我开了会到之青那边去，他不在，次日早晨又去，他又不在，房东说他昨晚没有来，我就十分奇怪。十六晚上碰到医专学生，知道魏特、之青在湖南会馆被捕。我住的地方是之青所晓得的，每天他要来我处一次，将种种通告说给他听，和他讨论二小时。他是不识字的，他很聪明，一说就明了，且很努力。那介绍信给敌人洗出，证明他俩是共党。之青不知道否认，他招出住在钱彩山处，于是那鞋作铺一连捕去五人，彩山也不否认，其余四人都释放。我住的地方和他自己住的地方都没有招，所以我住到上海来那天还没有关系，即有许多地方他知道的也无恙。之青为什么招出彩山，这有他错误的原因。

1. 那边没有东西放。

2. 他从前是住在彩山家里，搬过没有几天，其余各处都很重要，我是有去的。

3. 鞋业支部四人，惟彩山表现（不好）。省委常委

机关退出，押租拿来不还市委，和 Y 派湖州去的负责同志约好同去湖州，到时候要求路费，以 Y 负责人路不识来要挟。他有这种种的错误，市委特别和他谈话一次，指出他的错误，要他改正。鞋业支部那五人都很好，只彩山是湖州来的老同志，不好。他过去是青帮，虽是工人，实含有流氓气。之青说他经济观念如此，恐怕那三人逐渐受他的影响，时常对我说起。

罗、康被捕之次日，新记旅社找去一个刘奇祥。他过去在浙西工作，他的经济观念也很坏，时常向党要钱，在罗、康未被捕以前大家都怕他反动，市委决定我和他谈话一次，谈过话，他说离开杭州谋职业。刘之被捕，之青说康平故意招他，使他坐狱无从反动。我说这无此理。刘之被捕有刘的特别原因，他坚执是康平故意招他。

这样，这次之青招出彩山也是故意的，否则支书如何释放出来，同是没有证据。他还招出陈品珍，说陈品珍是市委(过去反动的，罗、康被捕的告密者)，他因有信心做证据，不否认一切，以为自己一定枪决，所以将反动的和倾向不好的招出，不知工作就影响。品珍早为敌人做侦探，即招出他也没关系，徒增自己的罪戾。

笕桥有三个伤兵，董志超是楼子才素来认识的，陈步超、黎月辉是子才认识而不知他俩姓名。子才反动和敌人当侦探，时常到病院门口探听我们同志。一天，步超、月辉同时回到病院，恰巧子才在病院号房。号房是

知道他俩姓名的。子才从号房处打听得他俩姓名报告省府，省府派人密缉，董志超被捕，步超、月辉得脱。志超被捕没有招，病院支部无恙。

我碰到房东，给三个房东扭住送到站岗警察面前，间人蜂拥而来。本来万万不能得脱，因为医校学生一句话得以逃回。房东说找我找了二十余天也找不到，他时常回出找我，我杭州自然不能立足，但我不怕，不过那几条街不走。后来子才公开反动，杭州又多一敌人。不久品珍又来，住在新来，处置他又没有武器，城站一带我又不好去。之青、魏特十五晚上被捕，我十六晚上到华兴旅馆看一个同志，回来给侦探跟到，鞋匠工人跑到我旁边，轻轻说了一句，“快走，人跟来”。我在大街不得不慢慢走，转到小巷就跑，东跑西跑，给我走过去。我在杭州环境是如此，但我仍想将几个中心工作建立起来，使令去代我的工作稍有头绪，一方面正因中心工作有线索可寻，一个生疏的人去，恐怕一时建立不起。不料，二十二日之青在狱送出一封信，说没有被，没有钱，没有衣服换身。这信送到一个小学里，这小学我时常有去，正想在这小学降一个有名无实的教员的名，他竟令这监狱茶房送信来。还有罗、康，不特写信魏特处，并且还有信写到医专、体专里去，都是要钱的信，是见魏特、之青找〔捉〕去不与他俩押在一气〔起〕。之青被捕也不明了自己被捕的原因，还在狱里请别人代他写信出来。这样下去，敌人有线索可寻，随时可以破

坏我们组织，我在杭州也就随时就发生危险。如果我如被捕，杭州工作又要停顿起来，并且只一个人在杭州也应付不了，所以决计到上海来，请中央给我一个指示。

工 作 报 告

一先这次被派到杭州工作，他先我两天赴杭，为的是保他的大哥卓众出狱医治。他的母亲、老婆都先后来杭。一先被监视，不得自由工作，后来卓众不能保，一先送他老婆、母亲到上海，随即转去。回杭做过几天积极工作，而卓众病已垂危，法院准保。卓众出狱，他的母亲、嫂嫂都来杭州，只一个星期，卓众病亡广济医院。他的母亲逼一先送柩返里，一先不肯去，和他们决裂。他母亲、嫂嫂痛哭流涕，说上海从未去过，这柩如何运得台州。一先就动身送柩到上海来。他来带有介绍信，拟与中央详说一切，因为找不到你们，他在上海动身返台，给市委一函，说返台随即返杭，并请市委转告中央他的一切苦衷。

市委本身工作

市委会每星期两次，一切问题由市委会解决，三人分配工作，每人管理两个支部或三个不等。

市委决定不定工作计划，因为过去定计划甚至数月后尚不能执行，每星期要有一个工作新的布置，决定即执行。

对各县，三人轮流出去巡视，用中心市委名义。

对工农兵运动工作大体上决定。杭州职工运动没有基础，召集对职运有线索的同志来开会，要他们贡献市委职运意见。这不是职运委员会，召集与否由市委决定。

农民运动决定几个中心地方，并沿铁路做农运工作。

兵运分兵士、警察、军官三方面进行工作，因为他们利益各有不同。一个黄埔生，一先所认识的同志，令做军官运动，兵运等等不许他知道。

在目前兵农注意质量，普遍党的组织，并注意群众工作，发动日常斗争，扩大政治影响，建立杭州市中心工作，产业工人、铁路工人、市政工作。以后党的组织发展要有一个调节，绝对不许拉夫式的去拉兵农入党。介绍同志要经过市委审查，注意工人的介绍，造成无产阶级的基础。

工农兵知识分子的界限，是党对外策略反映到党的内部，要兵农知识分子站在阶级上来说话，记得党是阶级先锋，努力群众工作，将反映到党的内部对外政策很快的送出去。

指定工人一个，小学教员一个，组织济会党团。但汪同志始终未召集开会，关于济会工作以后再说。

杭州市党与团在组织方面有党无团，有团无党，好象党团没有一点关系，只市委团开会党去人指导，党开

会团派人来参加。除了市委，各支部党团没有关系，这是不好的现象。关于团的情形以后再说。

一先去后市委只两人，每星期党两次会议，团两次会议，我个人在上级党部开，加上济会一次，就要五次，还有一切事务问题实在没有工夫去图发展的工作，于是将市委每星期改了一次会议，令团也举行一次，这样两人努力进行，在目前还可推动一切工作。对于工农兵运动又有新的布置，工作仍有进展，不料之青于十五日又遭被捕，只我一人在杭，农运停顿，兵运照常进行，工人新发展的产业支部也没有工夫去成立。向各县调人，届时没有来(派人去调的)，所处的环境又如此恶劣，所以决计离开杭州。

工 人 支 部

鞋业支部四人，每星期开会一次，每星期与各同志个别谈话一次，督促他们工作，他们每星期都有相当的工作。鞋业工人一共万余人，工资五元至七元五角，学徒每月只四角；有黄色工会，三个常委两个候补，据说一个常委是我们同志，过去什么鞋铺都不要他做工，所以鞋业工会选执委选到他，每月有十五元生活费。工人对于工会每月要缴两角会费。

1.组织兄弟会，每人都要进行，在目前在弟兄会择同志。

2.没有饭吃，缴什么会费(过去不缴的多)。

3.与那个给资本家仇视的常委接洽。

4.只组织兄弟会不能夺取广大群众，提出“不缴会费”、“加工资”来宣传发动斗争，夺取整个工会的群众，并发展组织。

5.发展青年同志，已有一个，Y未与谈话。此外，反帝这支部也有宣传，种种传单都有去散发。

除了他们本身工作以外，陆军监狱木壳队、巡察大队、车夫都有线索可以工作。

现在彩山被捕，只有三人，那书记也被捕，已放出来。

天庄工厂是杭州最大工厂，现在有一个画工，我与谈过话，还有一个女工，一共两人。

另外一布厂一个女工，还有一个女同志新近由Y介绍入厂做工，还有一个女工义乌人，义乌同志介绍给我认识，我说另日带我妹子来与你做伴玩。现在产业工人三处，有四个同志，另一个未介绍入党，一共有五人，支部未成立。

此外，士兵、警察方面还有许多工人线索。

林〔灵〕隐支部十二人，知识分子一人，小商人一人。之青去过五六次，个别的谈话多，他们决定有一个礼拜五开支部会，恰巧一先的哥死，一先不能去。端午节我去过一次，支书碰不到。初去的时候，他们责省委为甚不去开会。按期开会是可以做到的，本来每星期五开会，我来囑汪每星期五去参加会议，指导他们工作。

岳坟支部，因为过去有十余人，所以现在只两人还仍旧成支部：一女的知识分子，一个工人；女的负责书记，我和谈过话。他俩有经常工作，去博览会和警察谈话，和做路工人谈话，每次传单标语都有去发。

清泰门农民十二人，都是佃农。这里每年收成交米不交谷，收成好，每亩田可收二百斤米，要一百四十斤交给地主，交租十分之七，农民一年劳苦加上肥料，仅得六十斤米。雇农工资长年四十余五十余元不等，这看农民劳动力而定。散工，一元四工，自耕农在这里很少。他们十二人是三个地方，我去参加支部会，到了十人。他们的工作能力如之青说只可自包自。那天开会足足开了五点钟，党的组织，农会的组织，关于农运的种种问题都向他们解释说明，他们提出来也一一答复。将这支部分为三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三天晚上开会，之青来参加。之青每星期还须和书记组长谈话各一次，督促他们工作。这里没有农会，决定组织农委，向艮山门、笕桥沿铁路组织农会，提出：

- 1.雇农加工资；
- 2.平糶(减低米价)；
- 3.抗税、抗捐三个口号做目前号召群众起来斗争，组织群众。他们只有车夫有索线。

西镇据说十余个农民支部，只济会汪同志知道，临行要他去一次。

士兵工作在省委未取消时候最好，这时省委没有别

的工作，两个学生支部学费去参加，林（灵）隐、岳坟、清泰门接不到头，康平、守仁、Y老朱三人去做士兵工作，笕桥伤兵还要我去参加会议。

康平来沪开会，我参加士兵运动，不久守仁被捕（不是士兵反动），省委没有钱，士委会工作就不很好。康平返杭，我将所有进行工作都介绍给康平，不料康平被捕，六月一日老朱又被捕。过去四人参加过士兵运动，现在只我一人了，他们被捕都不是士兵作祟，各有意外原因。

本来分开军官、士兵、警察三方面进行工作，一先去，那黄埔生找不到，军官工作无从做起。现在要一个姓邵去找，是认识的，大概可以找到。现在第一营第一连十四个同志，二连三个同志，三连从嘉兴开来，本来有四个同志，我只找到一个；第二营第一连两个同志；工兵营第一连四个同志，第二连四个同志；巡察大队五个同志；缉私营二个同志；警察七个同志；伤兵四个同志。

自杭州到桐庐当警察一个，到浙西东阳一个，临走我和谈过话，并给他介绍信，令东阳县委去找他。到温州去一个，到湖州去两个。

六十四团现在汉口，六十三团现在山东，这两团同志现都记不得，因为省委没有名单，都是记的。六十四团还有一个人，浙西特委技术书记，现充六十四团一连文书上士，可以找到。

第六师特务营开南京有五六个同志，支部书记俞运南，我还记得的。

你们写信来问，开东南部队何连何排何姓，什么地方人，去找他用什么口号。我们过去没有士兵工作经验，他们写了入党表就付之一炬，没有将他们名单用秘密法子保存，所以我这次回去找他们也非常困难。有的只知道姓的，去找他们只是老某老某，事实上有许多同志找不到了。第二连六个只找到三个，还有各警署警察都是在这次约定下次谈话的，现都找不到了。

现在杭州军队未有党的组织的还有第二营第二连和第三连，巡察大队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等队，及新开来的第六师第三十五团(一共十二连)，驻笕桥和南胜(星)桥一带铁路旁边。

伤兵支部环境比较好，每星期一次会议，各同志都有相当，有弟兄会组织，病院一丝一毫的斗争都去领导，宣传工作也做得好，非特对内宣传即对外农民工人都有宣传，所以笕桥为敌人所最注意。这次找去一个董志超，没有招，陈步超逃走。黎月辉是来城找我，说笕桥被通缉三人，一个被捕。本来为月辉在杭州找职业是可以做到的，恐认识他的伤兵多，倘或有失，必影响整个兵运。他是兵委会之一员，是湖北人，据说汉口有许多线索，并对职工运动也可以做，兵工厂工人也有认得的，所以教他来访，请中央给他最低限度的路费，令赴汉口工作。

特务营第一连支部也有作用，弟兄会也有组织，这次一连之连长令士兵星期日去游博览会，支部决定星期日是休息日，不去，星期一去，提出全连赞成，胜利。

拥〔涌〕正〔金〕门警察支部很好，有相当工作，并且有对工人宣传。

在警察方面现在决定三个口号：1.不考户口(每个警察每星期要考四十个户口，他们都记不得，给警官骂，是忙烦的事)，2.减少站岗时间(每昼夜站岗十二小时)，3.增加薪水(十一元十二十三元不等)，来宣传，如宣传得好，全城三千多警察有罢岗可能。

每传单都有送给警兵每人一二张，看了给别人看(弟兄会里人看)。

我离杭时开了一次兵委会，决定：

- 1.支部按期开会，如开不成，注意个别谈话。
 - a.同志缴费(每人三枚)，解释缴费的意义；
 - b.按时到会或守约到某处谈话；
 - c.要有经常工作(如组织弟兄会，政纲的宣传，政治宣传)。
- 2.普遍党的组织，要严格吸收党员。
- 3.注意群众组织(如发展弟兄会)。
- 4.打破同志们经济观念。

我问他们士兵工作大不如前，究竟有什么困难？他们提出：

- 1.要租一所房子，可以负责人经常聚谈并看书。

2.要市委派人负专责和士兵谈话。

3.开小差是要钱的，离开部队就没饭吃，到别营补上是不生问题。

杭州士兵工作是容易进行的，实在要人负责，只士兵是不够的，他们的心理似乎市委派人与他谈话觉得有兴趣，这与农民拒绝农民去开会是一样心理。“你和我不是是一样的，房子也是要的”。这次兵委会，我和他们一连换过三个地方，一个同志掉了符号，寻不见，要监禁一星期，且须登报声明。

钱，这两月都是市委给的。

士兵在数量方面仍时有发展，比前稍稍严格。要从弟兄会里发展党的组织，近日到三十五团组织弟兄会，有两三个同志时常去。

在目前固然是争取群众是最重要的任务，对士兵当然是一样的，但军事工作也要积极进行。目前是准备暴动的时期，争得群众才可以暴动，争得群众才可以编红军，如果浙江有计划的去做，开小差，在全省范围用不着几个月，士兵工作就可普遍全省；一方面工农军的编制要拟定，随便三三或别的编制都可以，加紧训练，在农村是可以做到的。

下面有几个问题：

1.士兵运动要普遍全省。

2.须有工农军编制，加紧训练，布成全省军事网。

3.兵委会责任如何，是否士兵支部由兵委去参加会

议？

4.请中央根据各省情形及目前政治情形(士兵工作的情形)做一个士兵宣传大纲。

5.浙江会制短土枪，农民是有钱去买的，这类短枪用之于巷战比木壳还好。

6.派专门负责人去工作。

学 生 支 部

医专学生四人，女中二人，蚕桑一人，建设厅办事的女同志一人，过去是两个支部都是学赞去参加的。这两个支部我都参加过，没有一点作用，非特对外没有活动，即在校也没丝毫工作影响。

医专目前有停办谣传，校长辞职，学生自动的开大会，市委得到这个消息，讨论结果：

1.由大会产生救校运动委员会(名义不拘)。

2.派代表赴各校接洽请求援助。

3.致函毕业同学请求援助。

4.发表宣言(宣言指出当局摧残教育并与反帝运动联系起来，燕京教会学校教育部尚且有案，何中国自己办的学校，如苏州医学杭州医专都要停办)。

随即召集医专支部对这四点加以讨论，他们都认容易执行。不料开了大会一点没有通过，只决定派代表挽留校长。

现在医校魏特被捕，刘缪毕业，只有一人了。女中

二人还在。蚕桑徐同志(女的)在校鼓动风潮一次，正在罗、康被捕时候，失败，气了吐血，住医院数日，近已回浙西。建设厅办事员(女的)因省委文件有她姓名，来避上海，现在这两支部只三人了。

小学教师五人一支。

萧山破坏，李有连带关系，离杭，现在只四人，其中只一新介绍来的比较积极。

永康来的同志三人编一小组，开过一次会，他们在杭如找不到工作，即到上海来做工(工厂有人介绍)。此外还有一个留俄学生(现找不到)交通梅，兰溪农民徐，诸暨知识分子潘和一个小商人，指定汪担任书记成立一混合支部。

除了士兵，杭州支部已成立和未成立一共八个十个小小组，

数量四十八人，兵三十九，警察七，工人八，农民二十三，兵三十九，警察七，知识分子十五，小商人二。

我最近感觉得群众斗争复兴是的确的，但是同志还疲倦，往往新介绍来的同志都比较积极是明证，但是指导机关这样飘摇不定，即使同志积极的不能按期开会也会丧气。

宣 传

五一至六二三发出传单，每次二百份至三百份，鞋

业支部和伤兵支部发传单发得最好，都散在工农群众中间。尤其是笕桥，街街巷巷都张贴起来，所以引起敌人注意。他们一般同志向群众口头宣传是没有材料，所以前次特别派人来拿刊物。

反 帝

“五卅”前组织行动委员会，一先担任书记，执行市委关于反帝决议案和各支部发生密切关系。反帝运动没有群众行动也做不好，只体专、测量组织张案后援会，发过告群众书。两校只百余群众。

Y

市委三人，老朱被捕之后，现在三人都是知识分子。Y有三个支部，体专、测量、工学院，一共十九个团员，全是知识分子，放了暑假恐怕三个支部也没有；还有三个警察，他们不敢去与发生关系。在数量Y共二十二人。

济 难 会

吴同志仆仆杭沪道上，数月以来杭济难工作毫无成绩。现在汪同志也是一样，他是杭州人，本来是很容易进行工作，虽然市委时常督促，总不见他有相当成绩，别说群众运动，即对狱里调查也做不好，如果与在狱同志好好发生关系，布置严密，这次魏特、之青、彩山也

不会被捕。现在在全省济难工作等于零。济难工作在有斗争的地方固然重要，即没有斗争(盲动)的各县也须着手组织。去年瑞安斗争未发动即着手组织，向农民募捐，如有所入以十分之三给济会，所以后来雇农斗争失败都有救济，他们出狱都磨拳擦掌去工作。在兰溪，狱里同志总算调查清楚，做三次报告济总，济总破坏名单被捡去，没有证据同志都变成有证据。

济难工作的同志也不用点精神去建立工作。事实济难会去争取群众比较容易，如革命领袖枪决开追悼会等等，都可以公开号召群众；还有，兰溪去年斗争，农民的房屋南西两乡被省防军烧了四五十座，农民被枪决六十三人，这还是共产党杀人放火，还是国民党杀人放火呢？这类惨状都可向全世界劳动群众宣传。

中央秘书处从前给信市委，问及关于技术方面种种问题。

1.技术机关建立在同志家里最宜，最好写和印在两个地方。去年兰溪技术机关建立在一个老妪家里，后来特委机关破坏，技术机关没有丝毫关系。

2.发行工作浙江没有做，没有刊物可以发行，现在杭州可以建立接收地方。发行工作实在重要，汝青说，“如果有许多东西给知识分子看，决不会这样动摇”。这话完全对的。

3.现在这几种药水，如米、五、An、Ses、以及臭水，敌人都知道了。就是臭水新发明的，党内也有许多

同志知道。现在如果有新的药水发给各省，写的一种，洗的一种，切勿洗的写的都买给他，这样机关破坏、同志的叛变都可保守秘密。最好药水是没有气味的，现在臭水你们即不告诉药名，这臭水是什么，我们当然晓得，臭水的对象是什么也可晓得。

4.既然药水有许多敌人晓得，现在要刻一代名词的图章，用药水印在训令或信下面，以杜冒充，这代名词明信片上不写。

5.我前次在沪，因为杭市破坏，你们要我写信给各县，令他们暂时勿寄信杭州去，在浙西永远勿寄杭州，我已告诉你们上海收信处，你们竟不去拿，我这次来去拿来五封，还有许多退还去，只这一点影响工作甚大。你们以后关于这类事要注意。

6.你们答复问题很慢，有的问题没有答复，有的信写成值二十日后我们收到，如何会这样延迟，你们要检查自己的工作。

中心市委附近各县

我前次在沪你们要我致信各县，令他们更换通信处和接洽处，暂时直接和中央直接发生关系。他们信带上海来，你们没有去拿，我们派人绍兴去找不到，这定自然的，老的接洽处找不到他们。萧山瞿同志办了县书交代，他们准备县委从临浦迁到城市，不料这时县委破坏，找去七八人，其中一个是负责者，其余负责人或避

或逃，听说县书避在农村，已派人去找。萧山中心工作未建立，纱厂、丝厂在城市算是中心工作，还未建立起来。富阳不知有信来否？市委找是可以找到的，也是这派人去萧山便，令过富阳令作报告来。诸暨自破坏后已经半年，听说负责人在上海。嘉兴破坏，工作塌台，原来只一支部，九人，支书被捕就工作瓦解，德清没有积极的同志工作，近与湖州有关系。其余临安、长兴、于潜、余姚新近都有组织，只一个支部，以余姚为中心，这数县工作是新发展的。

市委本身不健全，无暇顾到各县，在目前浙北巡视已成为迫切问题，希望中央即刻派巡视员去，指导浙北工作，建立浙北工作。

士兵黎月辉(曹森真名)，他在杭州被通缉，不是绝对杭州不能站足，恐怕有失，影响到整个兵运。他入党半年多了，他出身做工，入伍很久，他的意识也受改变，在伤兵支部会每次都实行自我批评。他如工作错误或打小马雀，经同志指出都完全接受改正，以后请通知汉口党部勿以他是士兵不加批评。

他这次首途赴汉，中央给十五元路费，我和谈数点。

- 1.汉口白色恐怖比浙江稍稍厉害，在汉工作更要周密。

- 2.要在最重要的军队里工作，如可以进重要军队里

去，还是自己设法进去，他现在到汉的职业(看护兵是我介绍的)于兵运不大好。

3.要注重职工运动(兵工厂、铁路有线索)，不能认同事、朋友就是同志，要经过考察而始介绍。群众的组织，群众的斗争，他都有相当的明了。

4.到汉口有职业即去工作，不能等接到头才去工作。

5.以后同志持我的信去找他，约定的口号，去找的人(找曹森的)如找到曹森，这样说：“老郑现在有信给你么”，曹说：“有”，这样去找他的人就将我写的这信交给他。从此就可详谈一切。

撼 山

邵此次巡视浙南回来，中央对温州工作定有指示，我将温州的情形据我所知道的写在下面，以备参考。

温州中心工〔作〕，布厂、席厂、车夫、电气、木段班、海员这在永嘉方面。布席厂受日帝国主义侵略，倒闭的倒闭，工人减少的减少，所以温州反日运动时常自发的起来。瑞安除了海员(有两轮船直放上海)没有别的重要工人，不过城市工人与乡村手工业过去有联系的组织，在我们领导之下发动斗争。平阳重要工作是矿工，海上有轮船××××，这里是福建交界，离福建福鼎很近，闽兵入浙都经过此地，做此地工作的人要会说闽语，永嘉工人有会说的。乐清中心工作在县东。玉环

中心工作在坎门、楚门。这两县城市工人与瑞安一样是很少的，自然也要注意。

永嘉、瑞安、平阳三县农运有不同之点。

永嘉农民有组织的在九万以上，县农会每月经费八百多元。这九万农民过去都是我们组织的，清党以前领导过斗争，但现在领导权操在富农手里，斗争不容易发动。目前最重〔要〕的，同志要在农会中活动发动斗争，改组农会，贫农起来夺取领导权。

瑞安农会本来也是黄色的，经过斗争已经改组了，领导权操在贫农手里。在北区改组农会有一点错误，农委年龄的限制，限定选贫农还加上一点二十岁至三十岁贫农为农委。年龄的限制是错误。东西北农会都改组过了，惟西区没有农会组织(只十余个)，那边豪绅势力大，武装多，现在十二分注意。从前农会每月一次大〔会〕，一次组长会，都有我们同志去参加去演讲。开会不读遗嘱不行鞠躬礼，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土改斗争是雇农加工资、平粟，由农区召集各村联席会，同志秘密在各村活动，鼓动农民到联席会请愿、加资、米价等等，同时改组区农协，从此什么问题都由联席会解决。北区做得更好，一元去余三元的谷，余两元由农会担保，这样农民有钱都自动的置办武器。

平阳农民与国民党毫无关系，纯赤色，和浙西是一样，没有组织罢了，一组织就是赤色的，因为没有受过国民党的影响。平阳江南农民最勇敢，离矿工近，可由矿

工领导之下组织起来。

组织瑞安党的组织一开始就有支部作用，一九二七年浙江大破坏，我到浙江，被派温州工作。这时瑞安只二十个纯的知识，开了会，同志们下乡当教员，一面去做农运。同志都经过一定手续介绍入党，随便那个支部都按期开会，即县委没有人去，区委一定有人去，支部都有作用，所以温州那时瑞安有不断的斗争。后来省委指示我说，两人去永康已经发展八百多同志，希望温州也如此发展，并指定我兼永嘉县书。这样，永嘉农民都限定几天找三个同志，拉夫一般拉进来，自然这类同志不是群众中积极的分子。城市由我去择二三十工人到离永嘉三十里地方与他们谈话，赞成统统介绍入党，第二批又三十来人谈话，也如此介绍。城市七个支部都是这样介绍来。平阳也如此去拉，两月之间介绍来五百多同志。这样负责同志天天支部会，就没有心去做群众工作，每支部都二三十、五六十人讨论也无从讨论起。这样扩大了党的组织，缩小群众运动的范围。革命是不可走捷径的，瑞安的组织到如今比各县好，这是证明。玉环、乐清是温州盲动失败了，我走乐清、玉环过组织的，也是拉夫。

温州盲动以后，李明两度回去，邵今又去了一次回来。温州工作实在还未回复到盲暴以前那样情形，日常斗争在瑞安是领导过的。在盲动之前，瑞安的反警捐、雇农加资、平巢，夺得许多群众，现在也要如此做。

浙西现在注重三个中心县委，永康、兰溪、建德。如这三个县委健全，将来衢州、金华、龙游、桐庐四个县委建立起来(现在金华、龙游是有工作的)，则浙西其余各县都没有组织，这七县的斗争可以影响到整个浙西。去年兰溪暴动，建德农村没有党的组织，地方农民都要起来，说兰溪农会反，我们也准备起来。

除了这七县，其余宣平、缙云、义乌、东阳、武义、汤溪、浦江、寿昌、开化、常山、江山、遂昌、淳安、遂安、分水是很小的，并不是那十几县不要组织，有这七县组织健全，他们自然会来接洽组织，不必我们去找。

浙西是浙江最不重要的地方，不过就交通言，它是和江西、福建、安徽毗连。

撼山

七月一日

学赞来沪开会，要我写出浙江干部同志一张名单，中央为什么不调调动，调几人来训练。我前次来就说到这个问题，如果这数人被捕，岂不是糟糕！浙江积极的工农同志有，不是没有，同志要经过斗争才晓得忠实不忠实。去年浙江盲动特别多，盲动是要积极的同志干的，观念固然错误，要训练他们改正过来。

莫斯科回来的学生，派几个浙江做下层工作，丰富的理论要拿去运用运用。如果他们回来不去工作，许他

们找职业，这类同志于党利益很小。现在许〔多〕同志找职〔业〕还须提出条件：

- 1.工厂做工(工农知识都可)；
- 2.农村做雇农或当小学教员(知识)；
- 3.军队当兵或充文书(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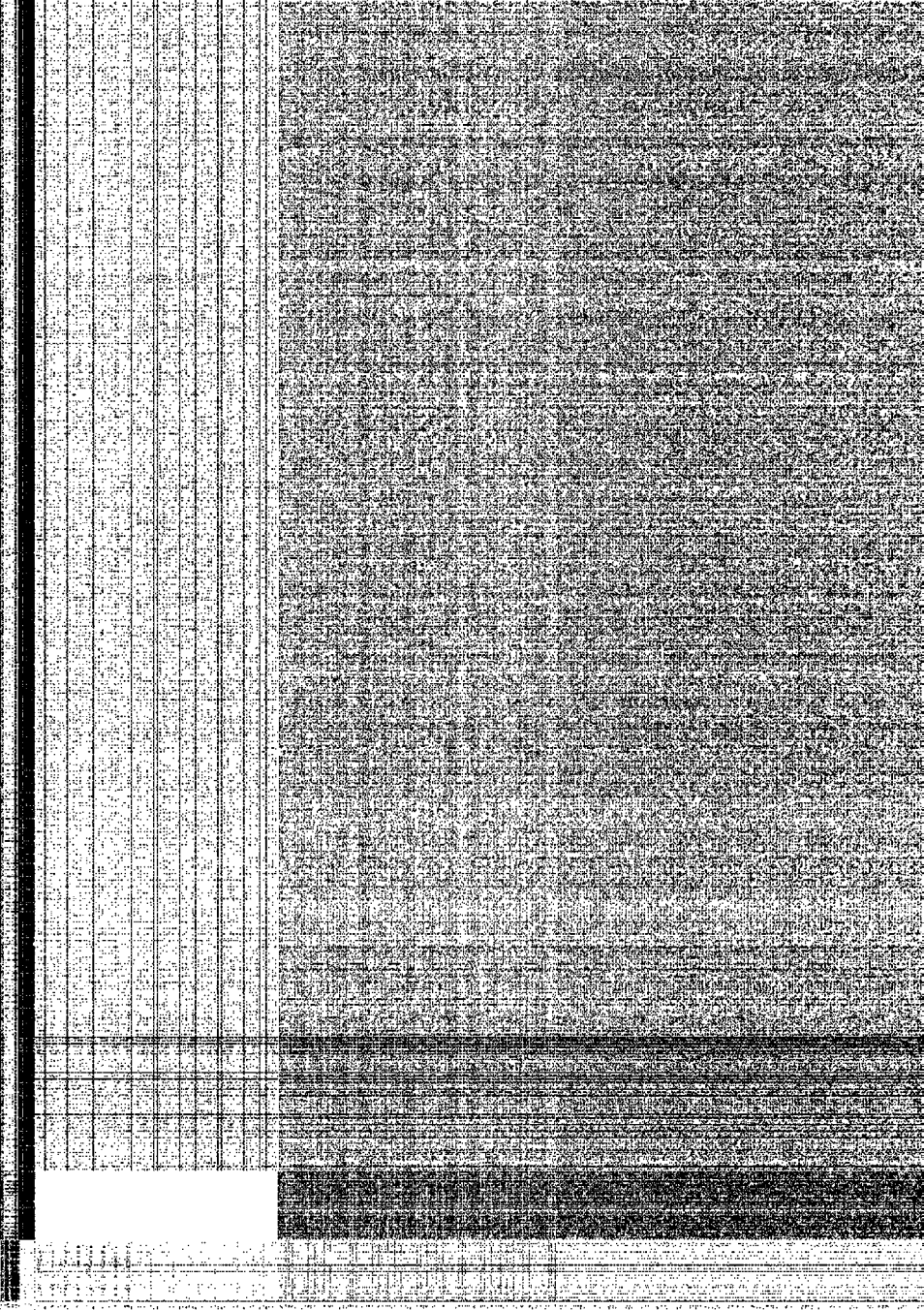
一定要如此限制，还须限制到中心区域找职业。

1.现在农村农民有许多(不是少数)在抗债这口号来参加革命，经过这一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因之有困难。固然农村有雇农部或雇工会。

2.①

1.永康、武义、义乌、东阳、缙云、宣平、兰溪、金华、浦江、汤溪、龙游、遂昌、建德、寿昌、淳安、遂安、分水、桐庐。现在没有线索：衢州、江山、常山、开化。

①原文如此，似未完。



宁波柴水香的报告

——被捕的经过、狱中的情况、个人的要求*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 (一) 个人历史。
- (二) 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宁波破坏情形及缺点。
- (三) 被捕后在牢监闻到各地破坏及缺点。
- (四) 狱中被捕同志忠实的百分数比例。
- (五) 狱中秘密组〔织〕及破坏次数和缺点。
- (六) 狱中组织后的情迹。
- (七) 狱中同志议决向中央要求书籍和物品。
- (八) 狱中同志在里〔面〕讨论将来的技术工作、秘密的通信法。
- (九) 我个人要求工作及经济的要求。
- (十) 我的结论。

第一、个人的工作历史如下：

我人是宁波人，做绸织业工人，年岁是二十七岁，是从一九二六年二月初号加入共党后，就成立华泰绸厂支部，到本年二月十号就发生绸业罢工，结果绸业工人罢工胜利，胜利就组织秘密工会，同时我负责职工运动

委员会之一员，三月参加华经绸厂罢工，罢工果然胜利，三月五号药业工人（店员）罢工，结果胜利，四月份华经工厂支部成立，一直到本〔年〕九月份，夏超独立，成立宁波总工会，十一〔月〕初号浙江第一师独立，我就到宁波市党部，命我赴国民党宁波市党部前敌宣传队，到了绍兴县就赴十九军政治宣传员〔队〕，直到十九军在浙东失败后，到本年底就负宁波地委交通，负到一九二七年二月份。我到上海来，有地委介绍人，到江浙区委处，招〔找〕他派我工作，或派我某一支部去关系。这时候负责人罗也〔亦〕农他说，我是工人，没怎么工作可派。因我在这时候写字还写不来的缘故，故次〔此〕他不派我工作。在上海等不到半月时，我仍旧与上海团体没有关系，我再到宁波去，到宁波地委地方，有地委派我到宁波总工会职员之一。这时候是公开职工运动，到四月十二号第一次清党时，我就被宁台镇使被捕去了。因我没有证据可找，他就在被捕后三天叫我保释，并且仍旧叫我做他国民党工作，说我不要受共产党骗去做他工作。我在这时候若是意志不好时，我可以做党政客吧？这件事可证明我忠于无产阶级的。释放后我找到宁波地委，他就叫我去乡下去避几天。我到乡下避几天后，地委就叫我上来负宁波秘密总工会。负不到半月就运动，宁波总工会捕去的委员长，不料被工贼告密国民党，我就〔被〕通缉，拿我。我有工人说与我听，我避几天，在避几天的时候，我家胞弟被捕。

在这时候，我弟现负地委交通，并且我家交通处。我弟被捕后，一天工贼认我弟是与我不象容，我弟就保释出来。我就到地委处，我说我不能在宁波市，地委就派我到乡下去做农民运动。负不到一月时，我母亲来乡下说，现有来拿我人下乡下来了。我在这时候就自由行动到汉口去。到汉口时，身边只有二角角子了。后有找到四省党部干部学校，闻说该党部干部学校没有军事训练。我就由宁波旧同志介绍到汉口团体负责人，请求到军队里去受军事训练，由共产党介绍信到军委处，由军委写信到军事委员会地方，由军事委员会写信到二十军教导队授军事训练。不到一月时，就全军开到南昌暴动，直到广东失败后缴械。回甬地时，上海会到老同志，介绍我到浙江省委地方，并且给该二元钱。我回到省委时，省委就同我谈话。谈过后，我就要求做土匪运动，他就派我到奉化县负责人地方。回到宁波时，宁波市委要改组，我到宁波市参加大会。大会选举的结果，就选举我负宁波市委书记。负责市书后，发展×业支部。负不到一月时，就被反动派在路遇被捕。结果因我做过公开工作过，我人是很有认识我，故此有这次的捕去。因我身边没有证据，等到第三天保释。这是第二次捕去。等到释放后第三天，因十月革命传单和表（标）语发现，就将我家早晨来被捕去。这次捕去的失败原因，是因我太不顾人家注意。我想我有第二次被捕过，终想不要紧的，不料仍旧要来被捕我，这是我忙担

的缺点处。故此我现不敢在宁波住，亦就是这过去的××。第三次被捕时到我家里去搜查过，连张证据都没有，故此我在杭州特别法庭有这样判少的徒刑，否则真正的没有这样便当出来。我在外面的工作历史就是这样告一段落。

第二、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份宁波的破坏情形及缺点处如下：

是宁波破坏情形，因浙江省委机关破坏后影响到宁波市委。省委破坏后宁波 C·Y 市委在省委处有通信处，杭州省府有宁波 C·Y 市委通信处，就将通信处秘电宁波国党市委，他就侦探搜查。我们宁波市委闻到杭州省委机关破坏，连忙召集市委开会议决，将 C·Y 市委机关不要，叫 C·Y 市委连忙找寻房子。这时候宁波市委经费领不到，借浙东委员会洋二十元，五元付 C·Y 市委寻觅房子，还有十五元可查宁波市委后负责的人报告。C·Y 市负责人将这五元钱付房费，房子同一个非同志地方租。不料租房子这一人是妇人，她是商人，她这日房子寻好后，她本来要同 C·Y 市〔委〕来说的（同时租房子的她做二房东），不料她这日房子租钱拿后，她就到上海来做贩芡花生意来了。因她租金拿去，不是 C·Y 市负责人钱没有了么，房子亦没有。这时候旧的通信处并且还住 C·Y 市委员住处。后因侦探去到

搜查时，将①的 C·Y 市委开召集市委委员会，讨论复原工作时，讨论结果，C·Y 市委员各负四区，各支部活泼旧的工作。将这会散会时，有一个 C·Y 市委员到通信处睡去的时，敌探已经将这房子内蔽盖，一个 C·Y 市委员名张京钱他被敌探拿去拷打。此同志因他不忠实于党，将 C·Y 市委新的租进三天的房子都告诉给敌人知道。后来宁波的 C·Y 市委员农范从富同志、陈存世和康友川、陈隐成各同志等等，都是在此房子内被捕去的。除我和弟不是在此房子被捕的。本来此房子内没有这许多同志好被捕的，因这日上午九时开会，故次〔此〕有这许多同志捕去。并且还有第一个机关破坏时有 C·Y 市委员名单都搜去。本来这名单不会搜去的，因 C·Y 市委负责新负责，他不知道宁波 C·Y 团的事。他将 C·Y 团一九二七年九月份报告看熟〔熟〕，在此可以明白 C·Y 市委的全盘事体，否则负责 C·Y 市委书记时，不看过去工作时，是莫明其妙的。

现在把上段的话作一结论如下：

照上段的事实（一）是钱的没有的缘故；（二）是 C·Y 市委负责人及宁波市委负责不周到；（三）同志的不忠实于党；（四）过去各同志秘密工作没相当训练。

第三、被捕后在牢监的闻各地破坏及缺点：

①疑是“刚刚”两字的别写，下同。

是我所闻到的在杭州省委第一次破坏是因省委接到中央咨令内说，要全浙江省暴动工作后，在省委接到通告，就将省委开全浙省代表大会。大会中有一个工人同志，他就将这通告反对全浙江暴动，而并且反对很激烈。其余各代表都赞成，唯有这一个工人同志反对。反对后，省执行委员会秘密议决将这反对这个工人同志派人去暗杀他。派一个工人同志去刺他，在刺的时候，被刺人没有刺死，被他逃跑了。行刺的同志不是在杭住不下么？于是行〔刺〕的同志向团体要求经济想逃到上海来做工作。不料，团体负责人答复没有钱。行刺的同志因金钱的反感作用，他就逃到国党浙府去报告。结果将浙江省委全浙江省的众〔总〕机关破坏。在机关内有王家木〔谟〕同志在台州去做暴动工作字条，省府就将秘电台州镇守使，并且将全浙省暴动的议决案拿去省府，故此反动省府有这样熟识我们浙江的共产党的情形，后来就影响各地破坏的原因之一。他因破坏的缺点最大的原因如下：是因浙委负责人应付各同志手段没有。照我的结论是，应当将这行刺的同志给该他几元钱到上海来做工作及介绍信。浙委不能给该他钱的原因，因浙委没有钱的缘故。你想是与不是呢???张丘〔秋〕人同志的被捕的情形事，因他同他的妻要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去。他同他妻到西湖边去临别纪念，将将的会到黄埔学生，将他拿时，他连忙将他身跑到西湖河中，将身边所有的文件都放在河中，再将他自己身子爬将上来，被黄

捕派捕去。这是他的精神。在临死的时候，他打法官，到法场枪毙时，他同道有五个同志，大家都喊口号。你想，这何等勇敢呀!!! 他的缺点是爱的病症，若是不到西湖去临别时，他恐怕这次中不被难的。第二个同志是王家木〔谟〕。他到台州时，他的衣服穿的不适用，因为他穿的〔衣〕服在杭州市是适用的，到了台州呢?恐怕这次被殉就在此点。并且他外挂浙府的出证，他穿的衣袍是呢袍，在台州是很漂亮。我为怎么可以好说衣服的病症呢?因为有一个同志同他同船的，同他同船而并且还同一的地方坐着。同他同道一位同志没被捕，这亦许是衣服的病症吧?他的精神，他的过去工作，我们全浙同志是很崇拜他。第三个同志是赵济孟。他这人是性欲发狂的病症。为怎么原因可以说他呢?因他爱人被捕，他自寻死到国民党省党〔部〕去保他爱人。这不是自投罗网吧?他过去工作是勇敢，而是他卡油团体经费非常厉害，并且账目不清楚。第四同志是石天柱。他在被捕后，特庭将要枪毙他时，他就将吴公达同志说吴同〔志〕是中央负责人之一员，吴同志中央负责人在狱中只有二个人知道的，一个就是石天柱。我们在狱，为怎么可以好说他供出来呢?他因在临时在死刑前一天打电报到四川省白从先^①地方，要求白军长来保。果然白军长打电报来保住他生命。这亦不要话下。是因保命后他

^①疑是“白崇禧”。

就判反省院去。在反省院内，别的同志同他闹家时，有五六个好的同志都看他，便气不关（惯），同他打家。闹家后监官因他有钱，并且他屡次同监官出主意，这一次监官就同他商量，他就公（贡）献意见说，全体犯人每天不放柵子门，就不会这大的吵闹了。你想吴同志是与不是他供出来呢？这是一定是他供出来的中央委员之一，是没有疑义的。他为个人的闹家而放起大众的利益，若是他在生死关头，一定是一切都不顾，只顾个人利，不顾别人害，这是一定的。

第二次浙委破坏是于一九二八年底。破坏的原因是因药水的信破坏的，结果将全省的文件都被反动政府拿去，现有的工作地方都被捕来杭地。这是技术不好，省委机关应当要合于社会化，譬如讲省委的各地来信，应当或商铺或店铺内转，或某厂出名地址，这在邮局严厉检查还相对的不为破坏。若不然，就是我个人做查者，看到某处某地不做商亦不是机关，为怎么天天各地信往来有这许多，就我愚人亦坏（怀）疑的，不要说是他们有知识的人。以后请团体前（现）有的通信法及通信地址应当适时宜。在第二次省委破坏后，恐怕在外面的同志还没有知道药水信的破坏，差不多随时随地有被药水的破坏。现在恐怕各地的负责知道的了，因为这消息我们在狱中的忠实同志，各柵去问各被捕同志的口供和判决书看出来的。

总的结论，技术工作的不专（周）到，与（余）者

破坏讲不完，现就此段落吧！

第四、狱中被捕同志忠实的百分数比例如下：

狱中所被捕的同志到我出狱时要达到四百余人，我们在狱所知道的悔心要有百分之六十零，出狱的同志不问政治要达百分之二十人，跨党派要达百分十，反动派要达百分之二或三，在狱顶忠实本党要达百分之七或八（枪毙不算在内）。

第五、狱中秘密组织及破坏次数和工作的缺点如下：

从被捕的中间，以及坐牢监的时候，忠实的同志根本上的勇敢。第一次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初号，因一般的同志都羁到普通反省院后，我们几个同志就想组织的必要。第一次初组织时，有钱的忠实同志看我们无钱的忠实同志表动情。他解到特别院后，他们就主张有钱的忠实同志组织一个济难会，而同时我们无钱的同志在狱中亦组织一个象共产党学校一样的专做教书籍工作，或讨论社会科学社会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通俗资本论，以及各种书籍或杂志书或文学书。我们有好一点的忠实同志都集中在几间柵子，狱中的生活情形总的一句中是苦的一个字，与〔余〕再不讲下去就是。达〔特〕院与我们狱监不同路亦间开掉。我们同他特别院同志讲话，要有工犯去同他话，或字条叫工犯拿去给他们看。这日因工犯私卖烟被看守查出后，看守类〔屢〕次将工犯要搜查。这日将我们的字条，被看守查出条子后，所言是

要他们特别院同志买东西的钱。写这字条时，因为初叫他要，将济难会三字写明。这第一次在杭州狱内破坏，将我们监牢内的好同〔志〕一个个不准住在一个枕头，并且连在这事内的同志，不准二个好同志同一个枕头住的。这事体算完结事体。

第二次的破坏如下：

我将的要出狱的前三月，是一九二九年五月份。我们几个同志在很秘〔密〕组织支部，要别的一大枕亦要有组织写一工作方针指明字条。因收字条的枕负责人，他秘密吃烟被看守看到时，将搜香烟的时候，这字条被看守查去，结果是有一个同志汤建豪，他同看守长有金钱的关系，这一位同志就同看守长说通，后来看守长没有提上去，结果终无事。这是我党的幸福吧！现在狱中有秘密组织所做的工作是，（一）训练各种书籍工作，尤其是经济学史、社会问题、政治运动、农民问题、社会进化史、劳动问题、通俗资论各种书籍。现在在里有上这几本书是的。工农同〔志〕在狱中不识字，教他字和上面的各种书籍，其余的工作是教少年先锋歌和国际歌。在狱中还有讨论过去的工作缺点。里面同志的要求团体是：（一）书籍，（二）每一个好同志一元一月的济难费。余者最好能团体的布报能够秘密运进去，那是最好。这工作请团体派一人或济难会去负此责便是。照上段的话有下面的结论可指点二次破坏的缺点：第一次破坏是技术的〔不〕周到，第二次的破坏是

这一梭子负责人同志的浪漫吧。

第六、狱中组织后情迹如下：

现在我听到杭州的事务员说我屡写信狱中同志说我，说我到上海时，去岁生意觅不到，故此有杭州事务员来问到我家来。这地址是狱中同志告诉他的，故此有这遭。我没有狱中同志写收一信告诉杭地负责人，恐怕我到今天团体亦不为〔会〕来找我吧！故次〔此〕我可以说狱中秘组的情迹。

第七、已有在第六节报告在内了，我亦不必多写下去。

第八、狱中同志在里面讨论将来的技术工作秘密的通信法如下：

各地的组织机关应当有重要文件的秘密，秘密的做法。例如名册应当藏在零一地方，若是没地方可藏时，可将名册藏在粪桶底下。名册的地名、籍贯字要写少，在这条件之下在可藏在粪〔桶〕底下，或造饭的灶镬洞内，造饭的时候可以拿出。在拿文件的时候，应当将四面看过。还有一种要紧文件少的时候，可用二枚图画钉将文件钉在桌底下。但是这机关随便那一个不要给别人知道，连各委员都不要给他知，只二人就其余的不须要知道，就破坏亦不可〔过〕一个负责的事，本身关系不累及全体党员。第二是每一个同〔志〕在做工作的时候，或开会或各会召集时，不要文字信封纸样，顶〔多〕能够将地址告诉交通，口叫一声便好。否〔则〕

交通负责人在路上发生被捕时，若没有信或没有文件时，这做交通被捕与不被捕，与大众同志没有关系，并且他本身亦轻一点罪，若不然累到大家。若是文〔有〕必要时，可以用一二个字表现某某地名或某某同志，就是被捕亦减少一点破坏。关于通信到上级党部时，老的药水不要用了，可用一种方针。这种方法或二张信纸离一寸或一寸半剪圆的洞，要二张信纸常〔叠〕上剪圆洞或方洞，剪好后，可以各拿一张，写报告信的时候，可将写句子合在这方洞或圆洞洞内，字就是报告的字句。但是报告的字句须要简单，并且要明白看的进去。这亦能减少邮件的破坏之一。若不懂时，可以外一变一样子图样。还有，每一个负责重要工作的人，应当将自己的真名字及怎么责任不该〔给〕普通同志知道，若是知道应当同知道同志说不要告诉别人。这是负重任的须知道。其余的秘密工作我在秘密工作一书已有了，这亦不必多讲下去，就此段落。若是零有秘法可想，我可再做报告，或相〔向〕狱中去叫他讨论，讨论后就可用在外面工作。

第九、我个人要〔求〕工作及经济的要求：

我个人的要求工作是军事工作，因我所感觉的我所知的，在破坏时期工作尤其是军事工作的迫须。我在宁波破坏第一清党时，宁波总工会旗帜之下的工会都能多受共产党的指挥。在宁波四月十二号清日时，工会现今〔已经〕要暴动，集众会场时，工人纠察队正在向敌军

要冲锋时，但是没军事指挥者。这时候若有军事指挥有熟练人时，恐怕宁波的苏惟唉早已成功。因为宁波的敌人有限，并且宁波市的公安局是我们早早有警察的组织，若是失败，亦可宁波的苏惟唉的空名亦在。故此付到这点，我就到汉口求军事训练亦在此点。现我更觉军事上的迫要了。我虽是有受战斗的军事教训，虽在狱阅看一点关于军事上的书籍，但是终的不熟练战争的军事家。我故此向团体要求，顶〔多〕能够派我公开的地方去熟练指挥军事学术，熟练后听团体派我怎么秘密工作都好。这是我个〔人〕的要求。第二点的要求是经济问题。因我是一个无产阶级，家内是一无所有者，是从加入共产党起，一直到这二年被捕的出来，直到现今，家中的家长年有七十岁到，母亲有五十岁左右，都是自己做度日。现我父和母亲失业没有工做，从我们二个兄弟被捕后，家中的经济恐慌的不得了，欠债达四百余元。我未被捕前，家中的经费还可以维持下去，尤其是我兄弟二人的被捕，我家中更恐慌。我从做工作起直〔到〕现在，济难会只有济难五元钱过，你想我苦与不苦。故然是我们无产阶级那一个不痛苦，我可以说我比无产阶级更苦一点得多。你想想我看，我在这三次的被捕当中，只有济难济我家庭五元钱，你想苦与不苦。请你看人自话好了。我个人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呢，而是一个赤裸裸的无产阶级的家庭。关于我家庭的欠债不是等笔头借来的，而是东五元或十元，西十五元或二十元顶

多。但是债权人不是小资产阶级而女寡妇或做工的人。就是我共产军事革命的成功，亦不能将这欠债不还的，亦定要还这债。现在我说我家的欠债都不要说下去，我现在最须迫切的还是现今家中的吃饭问题。我母亲到此地来做，请团体向给我母亲一个生意问题，或团体允许家残〔暂〕时的援助一点，以后我家中再讲，随天吧！本来我这种报告不在内的，因我家庭母亲亦帮在宁波团体忙不少工作，我母亲亦虽是不是同志，但是我〔母〕亲比普通同志要好。你阅的人可问一声宁波到〔当〕过负责人的同志便知好坏，故此我这母亲和小弟九岁×不下去。我除这件家庭事体以外别无要求了，请你放一点良心给我。不多讲。

第十、我的结论：

因我在狱中各同志的恢心，工作尤其在被难的同志，因济难会负责人的糊涂，将公家济难金费他当他私人的产业钱，甚至于他负责人将济难的钱都拿他自己家里去做资本家都有。其余的我不必说了，请你注意便是。

柴水香报告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看完后须要在二天内答复我，我久等久等!!!

中共杭州市委给中央的信

——康平被反动派收买，请中央注意*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六日)^①

中央：

1、康平被捕，名周加福，政府认他为周志康，台州人，过去省委常委，去过温州（一九二八年）。现被反动派收买，出狱专做破坏工作，你们须格外注意，尤其是项、向、李以及文，是他所认识的。

2、诸暨张永民前次去广东，今来上海，致信诸暨负责人说，中央决定诸暨五人县委；并说诸暨开县代会，中央派人去参加。确否？他专门离开组织私人写信，真是奇天下之大怪！

3、我们极穷，三月份钱请速送来。

4、李已参加我们市委会一次，他后天即动身。

杭市委

三月二十六日

^①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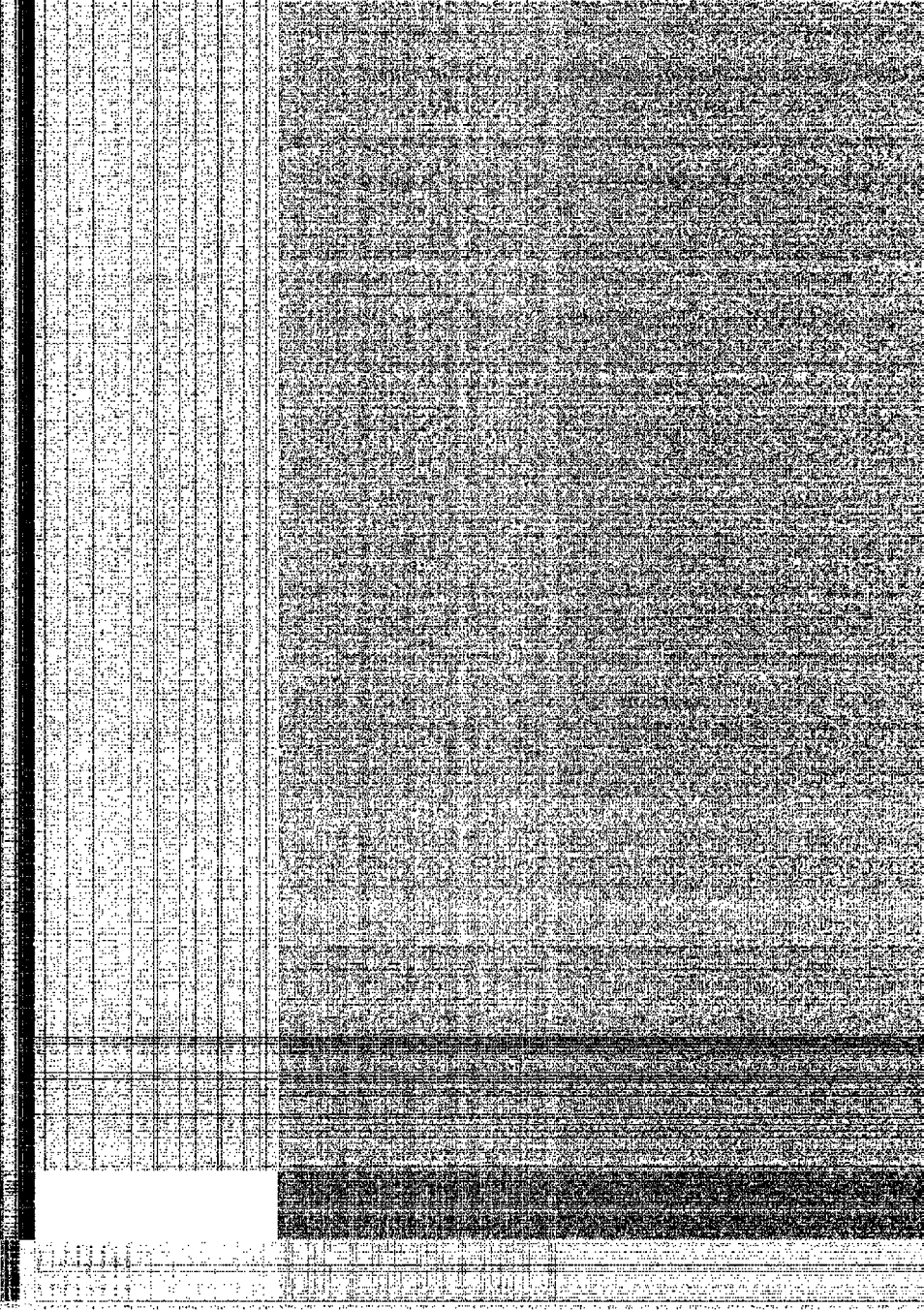
建德叛党分子一览表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姓名	性别	籍贯	曾任何工作	叛变时间	判变地点	叛变原因	叛变以后的行动	备注
知子	董凤高	男	建德	C·Y 支书	1929. 8月	建德	受反动 利用	现在杭州。	曾告密, 交通被 破坏。
小资产 的小姐	何根英	女	同		1930. 2月	羊尾 埠	被侦探 利用	现在侦探 蔡成树村上	(告密)
(松师) 知子	许珍	男	同	过去曾 任区委	1929	西乡	思想动 摇	(在家)	对工作· 同志有 不好宣 传与破 坏。
知识 分子	关启先	男	同	过去曾 任县委	1929	南乡	思想动 摇	现任 K· M·T 县党 部组	向民众 作改良 主义宣 传。
知识 分子	王 某	男	同	过去曾 任区委	1929	同	同	桐庐县党 部委员。	
按: 王某名字我已忘记,盖去年与祖恺自沪返严,在桐庐曾有一度见面,彼反以改良主义改组派来向我作宣传,相谈之下,已无纠正可能。									
富农 地痞	郑瑞芝 胡潮生	男男	同同	曾任县 委工作	1929	西乡	富农意 识的动 摇。	现在替国民 党办土地呈 报,区党部 工作,还说 革命工作做 的很苦(?)	

按：建德在一九二七年时全县有五百左右同志，现在连斗争中所吸收进来的正式同志还不满八十人，后补期中的同志约莫还有四十以上。目前成分上已建立农村无产阶级（雇农贫农与手工业工人）至百分之六十基础，佃农占百分之二十以上，余仅百之十光景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农与知识阶级，大批动摇犹疑流氓分子已清除出党，没有组织上的关系。然而，在斗争中还正可扩大我们的农村、城市的无产阶级基〔础〕，不过我可注意的是富农、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动摇与叛变。

总之，正因为他们思想上的变动与动摇，不了解目前革命转变，无知无觉的接受改良主义的欺骗与宣传——尤至有加入的嫌疑。如各方面的调查，说董凤高已加入西山派，关启先已加入改派，并且他们又积极替改良主义做走狗；到处宣传，到处贴标语（如关启先现任国民党县党部组织部长，关汝藩任秘书），要他们在积极方面退出国民党，千万做不到。这证明事实上已叛变，我们当然不能要以他告密来那〔拿〕捕我们同志才算叛变。



王国桢给中央的报告

——浙南暴动失败后目前党组织的状况*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

中央：

浙南自去年发动游击战争和各地闹荒骚动后，那时中央认为浙南客观条件完全成熟，马上可以组织暴动。他们的指示是：“万事皆备，只欠东风”。并认为浙南暴动起来，有夺取一省首先胜利的前途，要我们猛烈的扩大红军，向杭甬路发展，夺取一省胜利而影响上海暴动（这个企图真是异想天开了）。因此我们执行了立三路线，到处组织暴动，玩弄暴动，而变到今日严重的失败。同志被屠杀了七百余人，我们最坚决的干部，如王金梅、金贯珍、金毓三、柴水香、潘心殷等，均于此时牺牲了。现在革命的战士被禁在黑暗牢狱里，还有千余人之谱。党的组织摧残殆尽，红军游击队得不到党的正确领导，也四分五裂而至于分散、消灭了。数年来同志们鲜血换来的结晶，从此一切一切都完了。兹将失败后的情形作一总报告。

目前党的情形

浙南工作自失败后，江南省委派个巡视员来浙南巡视工作（在三中全会之后），那时我已辞去特委书记之职，到红军做政治工作了。巡视员看见浙南工作失败了到这样地步，是无设立特委的必要，遂将特委取消，组织温台两个中心县委，调特委组织部曹珍同志（台州人）为书记。此次巡视的结果，不过工作调动而已，并没有详细讨论具体计划，其工作方式仍然是持续立三路线的遗统。

至于当时红军情形，自总指挥柴水香同志被捕后，胡公冕从中争领导权，捣乱了一塌糊涂，经了敌人一个严重的打击，红军遂分散了，有的投顺了（如胡协和、谢文侯、董祖光等），有的去做土匪了，胡公冕带了几千块洋钱，逃来上海了。所存在的有施德彰部队二百余人，枪百余支，廿四垅（地名）部队七十余人，枪五十余支，章旺部队四十余人，枪三十余支（以上各部队还能在党的领导之下）。施德彰同志因西南溪环境困难，将部队向瑞安游击，又经了数次失败，只剩了四十余人，隐伏在瑞安西区。我先到施的部队，他们非常动摇，不敢游击，因此困在山上，受敌人包围，同时西南溪群众要求我们到西南溪去非常迫切，决定将这一部队交陈卓如同志带领，我同施同志到西南溪去。我们刚在动身的时候，而中心县委书记曹珍同志被捕，供出党的

组织，因此机关破坏数处，使党更陷于不堪挽救的地步。那时决定开温属扩大会议，产生中心县委，因为代表到不齐，只得开个临时党务会议，公推七人组织临时中心县委。职务分配如下：

书记 王国桢 (成分知)
 组织 马子勤 (成分工)
 宣传 李秀弟 (成分)
 工运 朱亚玉 (成分工)
 农运 林争祥 (成分农)
 军委 施德彰 (成分工)
 妇委 刘秀红 (女性)

自临时中心县委成立后，我又专负党务工作，西南溪方面由德彰同志去负责，其余各同志分配各处去工作。兹将此时的组织情形和未暴动前组织情形列表如下：

未暴动前的组织情形

党的组织				群众组织			
县委名称	区委数	支部数	党员数量	赤色工会	赤卫队	少年先锋队	救穷会
永嘉	12	125	1200	1	1500人	200人	3000人
瑞安	9	84	950	0	1000	300	2000
平阳	4	36	350	0	500	0	1000
乐清	1	12	75	0	0	0	80

目前的组织情形

党的组织				群众组织			
县委名称	区委数	支部数	党员数量	赤色工会	赤卫队	少年先锋队	救穷会
永嘉	0	3	15	0	0	0	0
瑞安	1	12	70	0	0	0	0
平阳	0	1	3	0	0	0	0
乐清	0	0	0	0	0	0	0

1.以上瑞安、平阳、乐清三县，现在都没有县委的组织；

2.救穷会等于贫农团的组织。

我们把以上两表比较一下，可见温州党与群众组织失败的一斑了。

我们观察失败后党员与群众所表现的态度，可分为三种：

1.坚决的：但在工作失败后，同时又在统治阶级施行极严厉的白色恐怖和浓厚的欺骗政策之下，觉得一切没有办法，只好“听天由命”耳；

2.动摇的：抱着消极态度，以为革命没有希望了，有的出外谋生，有的拿出钱来向反动派买命；

3.叛变的：出卖阶级利益，甘心愿意做豪绅地主的走狗来破坏党的组织。目前统治阶级的侦探，大多数是我们叛变分子充任的。

这样的结果，无疑的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和党员政治水平线低落。同时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也必然的会表现出这样的现象。

目前中心县委处在这种状态之下，是个极危险时期。除了县委本身经常开会外，其余的支部一点生活也没有；同时县委几个人又都是秘密的，不好活动。尤其是在革命失败之后，群众看见我们的房子尽成焦土，我们的头颅被反动派杀了，高悬在城楼上，确是有点害怕。我们同他接近的时候，大多数是“杜门绝客”、“敬谢不敏”了。在另一方面，有的地方群众斗争起来（如瑞安西区反对军警拔烟苗斗争，平阳盐民反对增加盐税斗争），我们又不敢去领导。因此党怕群众，群众怕党，党与群众之间造成一条鸿沟，而使统治阶级更容易进攻我们。反动势力天天扩大，相反的，我们的范围也天天缩小，现在已经缩小到只瑞安东区一隅是我们活动的余地，其余尽是白色区域了。同时我们在工作的同志，敌人又都认识，尤其叛党分子从中告密，党员质（数）量也无形减少（最近如刘秀红、马子勤、李志逊的被捕和林争祥的自首），这样下去，无疑的使党走到消灭的地步。目前组织上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新基础，换言之，就是“重新做起”，要从下层群众中一个个把它组织起来，在新基础上训练新干部；同时对于旧基础，也不能完全放弃。所以我们决定派三人到乐清去，派二人到平阳去，派二人到玉环去发展新基础。对于白色区域，

如永嘉的上下河乡，瑞安的南北区，平阳江南，找到比较坚决的同志，组织一二个特别支部，与党发生关系。

温州群众斗争最剧烈的区域为西南溪。一斗争起来，便直接走上与豪绅地主武装冲突；同时也是红军产生地，三十万劳苦群众尽在我们影响之下。但红军虽然攻下处州、缙云、平阳许多名城，因为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无条件的猛烈扩大红军和向外发展，放弃了训练真正红军，加强红军领导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同时富农路线障碍了土地革命的实行，终归于失败。自政治转变后，我们根据国际路线联系到实际情形，决议西南溪工作计划，并由施德彰同志去负责。那时西南溪的斗争已被反动派镇压下去，群众被屠者在千人左右，房子被焚烧捣毁者在五千座以上，有的整乡整村尽成焦土。红军所存的只廿四垅和章旺百余人，枪百支左右，而敌人势力，省防军五连，清乡团七八百人。经了几次围剿，廿四垅部队动摇起来，觉得没有出路，遂投顺了。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西南溪从此告一段落，施同志也来上海了。

至于瑞安游击队交陈卓如同志带领，杀了叛党分子胡禧祥及一二个豪绅后，遂绑人取赎，专做土匪勾当了。所以我们决定召集群众大会，公开宣布他的罪状，并开除其党籍，把所有枪支缴下来。现在我们所余存的枪枝，只此四十余支。

温州工作最大缺点，只侧重农民工作，对于职工运

动，虽然决议得怎样好看，都是纸上文章。所以党员成分，农民占百分的九十五，整个的党变做农民党了。此次暴动失败的重要因源，是农民斗争和工人斗争不能配合，乡村里闹得天翻地覆，城市斗争一点也没有起来。从前我们在工人方面所组织的，只几个手工业支部，同志四十余人，群众七八十人。那时中央一面×我们组织政治罢工，因此一二个支部破坏，其余的同志群众一吓就跑了，现在连线索也找不到。

自县委成立后，施德彰、李秀弟二同志到红军去工作，不能时常到会，刘秀红、马子勤二同志被捕，林争祥同志自首，只剩我与朱阿玉二人。那时瑞安也有县委的成立，等于空架机关，没有多大工作表现，所以决定把瑞安县委取消了，提拔几个比较坚决些的同志（如许永顺、胡田选、林宗凡、李阿福等）参加中心县委。但这些同志都系旧基础，完全处在秘密条件之下，工作能力也很薄弱，所以工作发展非常慢。我们虽极力建立新基础，到现在只发展四个新同志。此次到乐清、玉环、平阳去，成绩怎样，我因为来此，尚未接到报告。

温州工作在目前形势之下，假使没有新干部提拔到领导机关来，完全建立在旧基础上是没有希望的。现在我们正在准备这一工作。

温州党的经济，从前大部分是向红军游击队捐助来的，现在红军游击队消灭了，经济来源完全断绝，尤其在工作失败之后，处处需钱，此后的经济，需要你们津

貼。

结 论

温州为浙南中心市镇，又是一个富庶区域，以全省而言，在经济上、政治上均占着次要的地位。各国帝国主义在温州均有相当势力（他们的领事馆设立在温州江心寺），尤其美帝国主义对于温州这一市场，垂涎已久，现在极力用经济力量帮助浙江省政府开辟温州为第二商埠，得以操纵整个温州的经济。近十年来，经济的变迁非常剧烈化。从帝国主义未侵略以前，温州完全是农村经济占优势（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土地肥沃，出产丰富，在丰年的时候，一年出粮，可防三年饥荒。大宗出产品除米谷外，为麦、豆、茶、菜子、桐油、柑子、席草，矿产为矾（平阳矾矿现在有工人三千人）；其余如盐、渔业等出产也不弱。所以那时农民除了纳粮缴租外，自己生活还过得去。自帝国主义侵略以后，温州因有海口关系，与外洋通商日繁，外国商品尽量输入内地，因此商业资本也天天发展。就商船而言，在最近三年中增加至二十只左右（由温往上海三只，由温往宁波三只，由温往厦门广东一只，由平阳往福州四只，由瑞安往上海三只，由台州往温州二只，日本商船一只，美国商船三只），除了日本美国商船无定期来，其余均每星期来往一次。这种外货的输入与原料的输出，使农村经济日益破产（在温找不到这种统计材料，

这肥田粉一项而言，每年消费达三百万元左右），产米区域反而依赖外来接济（在去年灾荒，每元米价只五升）。再加以国民党连年不断的军阀战争，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使劳苦群众生活更加恶化，农民失业日益增加（所谓“温州群众足迹遍五洲”，不是温州群众喜欢度那飘泊生涯，实因为生活陷于绝地，无奈逃亡），离开农村，投到城市去找生活，因此资本家用最低廉的工资雇用工人（如席厂、袜厂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五小时以上，而所得工资只一角左右）。同时地主阶级受农村斗争的影响，觉得自己地位动摇，以低价出卖自己土地，集中城市作投资事业，办公司、开工厂。近来工厂设立有如雨后春笋一样（如铁厂、镀金厂、锯板机器厂、胶皮厂、柴火厂、纸厂、布厂、袜厂、席厂、电气厂等），而工人数量也骤然增加（三年前只二万七千人，现在增加至六万人左右）。现在资本家开始采用新式机器（如织布厂、锯板厂等），有很迅速的实行生产合理化的趋势。在这种生产合理化条件之下，手工业完全破产，失业工人有增无已（现在失业工人有二万人左右）。在全国经济总危机之下，而温州经济危机无疑的日益深入，而群众斗争也日益普遍与尖锐化，这是必然的现象。温州群众斗争假使得不到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始终不会胜利的，只〔这〕是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

过去的中央（自陈独秀起一直至立三路线止）始终认为温州是农业区域，农民暴动起来可以夺取胜利，所

以极力用红军、农民攻打城市，而受到严重的失败。

※ ※ ※

浙南革命已经失败了，很严重的失败了。假使认为浙南革命完全没有希望了，群众不会再起来斗争了，这是取消派的论调；假使认为浙南不要组织红军，实行土地革命，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是右派的论调。我们认为，浙南革命的失败，是暂时受着挫折。一方面因为我们城市斗争没有起来，富农路线障碍了土地革命的实行，对于苏维埃宣传运动工作做得不够；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用残酷的屠杀政策和改良欺骗，把群众镇压下去，但群众生活的痛苦一点也没有解决，不但没有解决，更加群众一层剥削和压迫（如清乡团经费，要农民每亩田抽谷子六斤），使群众更认识了豪绅地主国民党的罪恶。但在目前失败状态之下，需要我们百倍努力，更其要运用正确策略，经了相当组织时间，必然的会引起更扩大更剧烈的斗争。如最近反军警拔烟苗斗争和反盐税斗争，便是一个铁例。

王国桢

一九三一、五、十七于上海

我的意见

(1) 目前温州干部摧残殆尽，同时新干部一时又产生不出来，在组织上，我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温州（一离开有全体分解之势），在工作上，我处在绝对秘密条

件之下，效用非常小，是有调动工作的必要。你们派人去，是温州同志更好，假使是外地人，在目前工作失败状态之下，言语、行动、住处均发生问题。我的意见，先到温州一趟（你们派人同我一块去也可），把温州党整顿一个头绪出来，再来调动工作。

(2) 听说浙江各处负责同志都来上海，最好开个浙江会议，根据各地报告，具体的讨论浙江工作。因为浙江没有省委组织，不是在整个系统领导之下，个别解决，使彼此不明了实际情形，是没有大多用处。

(3) 听说你们要调用胡公冕。胡公冕是一九二八年登报自首，同时又是个十足军事机会主义者，在西南溪做了许多政治上的罪恶，此人是没有希望了。你如不信，可问其余浙江同志。

(4) 施德彰同志，此次在红军失败和两位农民同志来上海，我已介绍过。施同志对于军事经验很丰富，对于组织观念非常模糊，请加切实训练，派到别处去工作。他在此月余，焦急得很，请转军委派人同他谈话。

(5) 最近如有训练班开办，我要求加入训练班。

王国桢

附施同志报告一份^①

^①无附件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一九二七年

团浙江省委弹劾夏曦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卓砍石自杀事件的经过及处理意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夏曦对团省委的弹劾给中央的申辩书（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一九二八年

近庄汇报关押在杭州公安局拘留所同志的情况（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信——回答中央来信提出的关于处分硕勋的情况及交通问题（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

一九二九年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党团组织被破坏、同志被捕的经过（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

刘峻山就浙江党被破坏经过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

周时渭报告杭州、宁波、海门等地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形（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八日）

郑馨给中央的报告——杭州几个同志被捕的经过及杭州、浙南、浙西等地的工作报告（一九二九年八

月五日)

一九三 年

宁波柴水香的报告——被捕的经过、狱中的情况、个人的要求(一九三 年二月二十三日)

中共杭州市委给中央的信——康平被反动派收买,请中央注意(一九三 年三月二十六日)

建德叛党分子一览表(一九三 年五月二十二日)

一九三一年

王国桢给中央的报告——浙南暴动失败后目前党组织的状况(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

封底